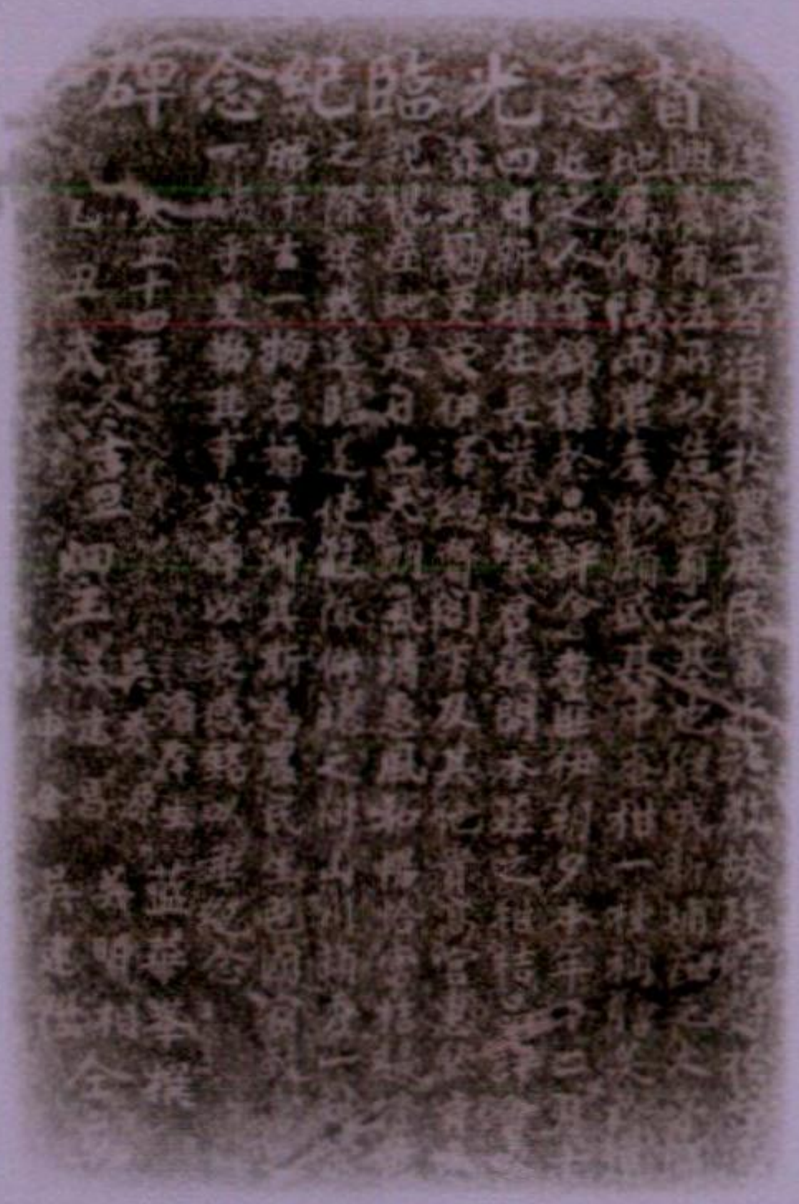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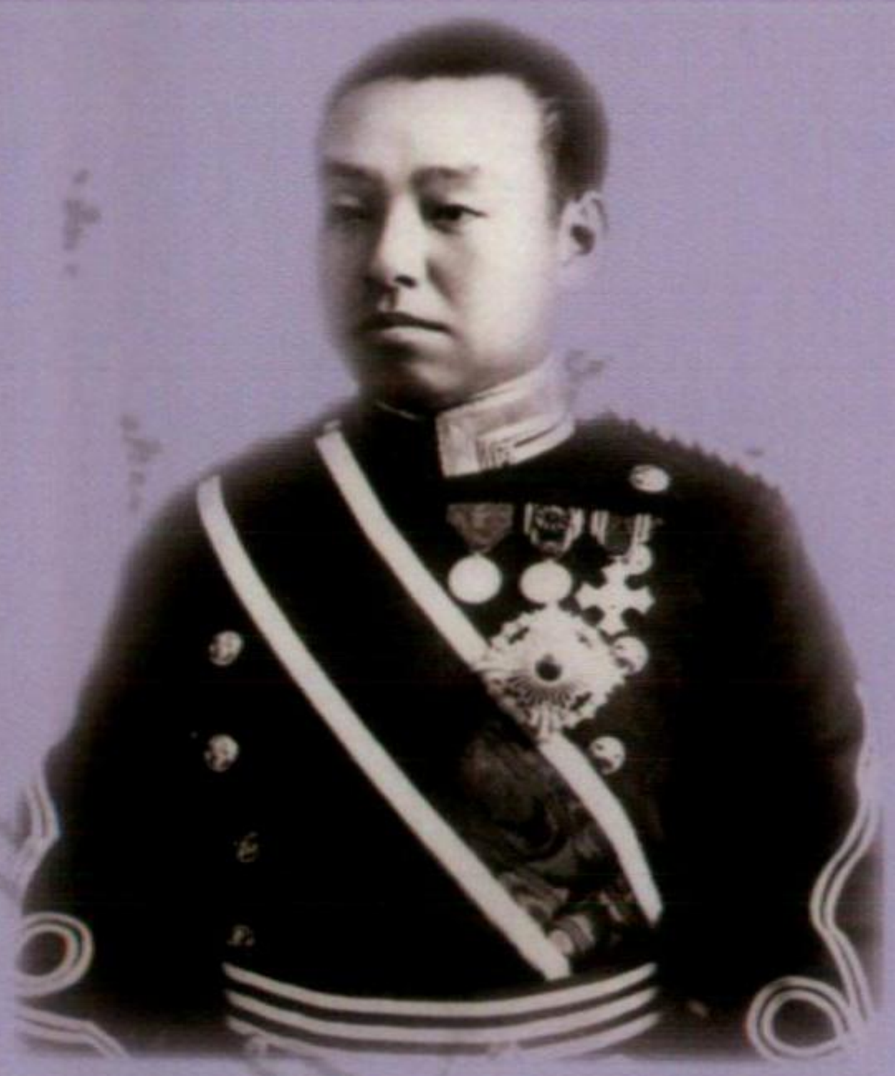
臺灣文獻 別冊 30

歷史的・鄉土的・趣味的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編印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九月三十日





臺灣文獻 別冊 30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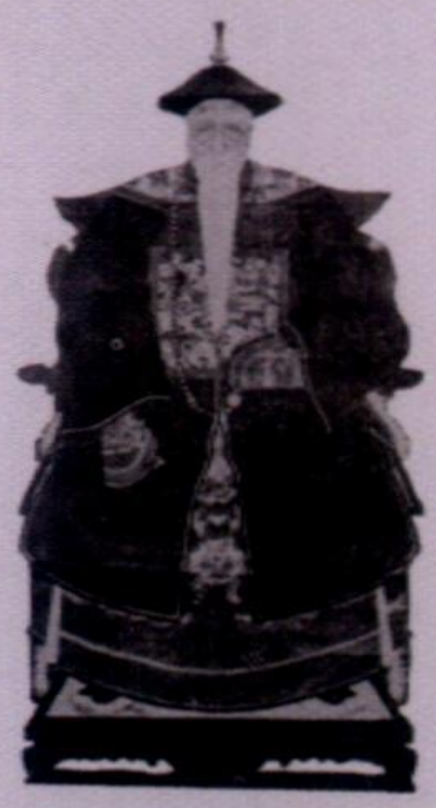
歷史的・鄉土的・趣味的

臺南公園「忠魂之碑」的滄桑

文／圖　蘇峯楠　2

昭和3（1928）年在臺中發生的久邇宮邦彥王暗殺事件始末

文／　陳文添　15



林平侯？潘敦仔？—談翻印本《臺灣通史》林平侯像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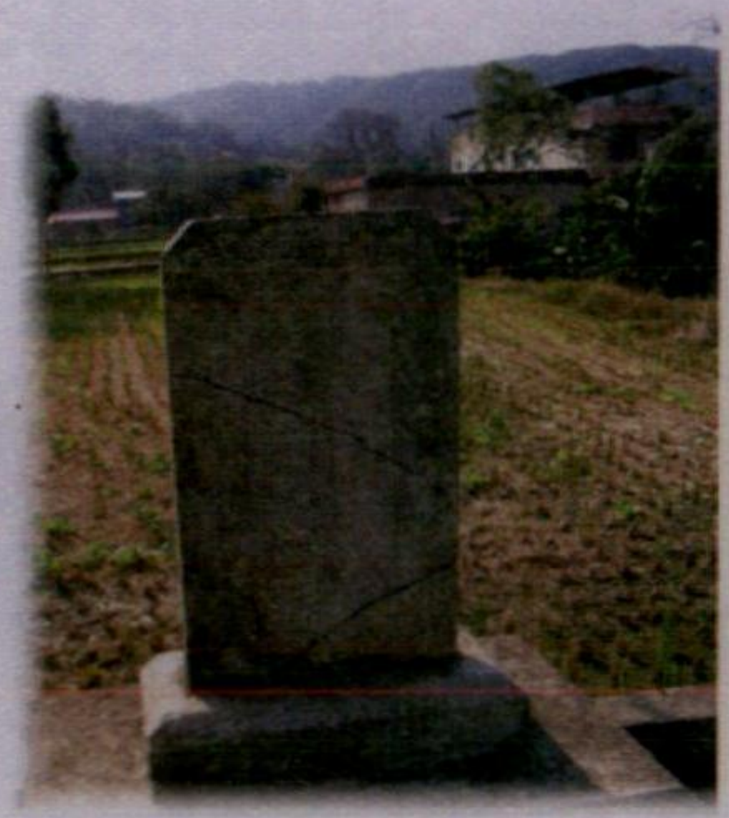
文／　林文龍　24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首任校長山口秀高之離職原委

文／楊欽堯　31

新竹縣新埔鎮「督憲光臨紀念碑」

文／圖　黃啟泰　38



花蓮縣萬榮鄉的馬遠（馬候宛）舊部落

文／　潘繼道

攝影／　黃郁清　43

《雞籠生漫画集》第二集介紹

文／　王嵐渝、李榮聰

56

清水鎮的大油庫—越戰歷史見證

文／圖　陳文樹

陳正和　65

臺南公園「忠魂之碑」的滄桑

文／圖　蘇峯楠

「忠魂碑」（ちゅうこんひ，chukonhi）又有「忠靈碑」、「表忠碑」、「招魂碑」等別稱，是日本為了殉國盡忠者所建造的紀念碑。橋本榮一認為[1]，日本忠魂碑文化始於明治新政府成立之後，目前日本所存最早忠魂碑，即是紀念在戊辰戰爭中喪生的政府軍；至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二次大戰期間，豎碑數量更為增加，由此可知設立忠魂碑多與戰爭事件有緊密關聯。在此時代背景下，日治時代期的臺灣也曾豎立多座忠魂碑，以紀念在討伐與治理過程中喪生的日本人，並作為宣揚忠君愛國精神的表徵，目前靜躺於臺南公園一角的「忠魂之碑」，亦是其中一座。

1　有關橋本氏研究日本忠魂碑之相關論述，可參考〈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植民地主義の現在と過去」報告：忠魂の碑について〉，載於君塚仁彦編《平和概念の再検討と戦争遺跡》，東京：明石書店，2006。

「忠魂之碑」的豎立

「忠魂之碑」創建於明治三十二年（1899）[2]，原本的座落處並不是現在的棄置之址，而是在府城大北門外練兵場，今址大致為臺南二中一帶。該地原本是清代府城駐軍之操練場，稱為「演武場」，又名「教場」或「校場」，清初即已闢地使用，康熙三十八年（1699）總鎮張玉麟更於北側興建演武廳，以供指揮者作教練觀兵之所[3]；至日治時期，日軍就便繼續沿用作為陸軍練兵場。而根據日治時期地圖可知，「忠魂之碑」就位在練兵場北側一塊圓形小高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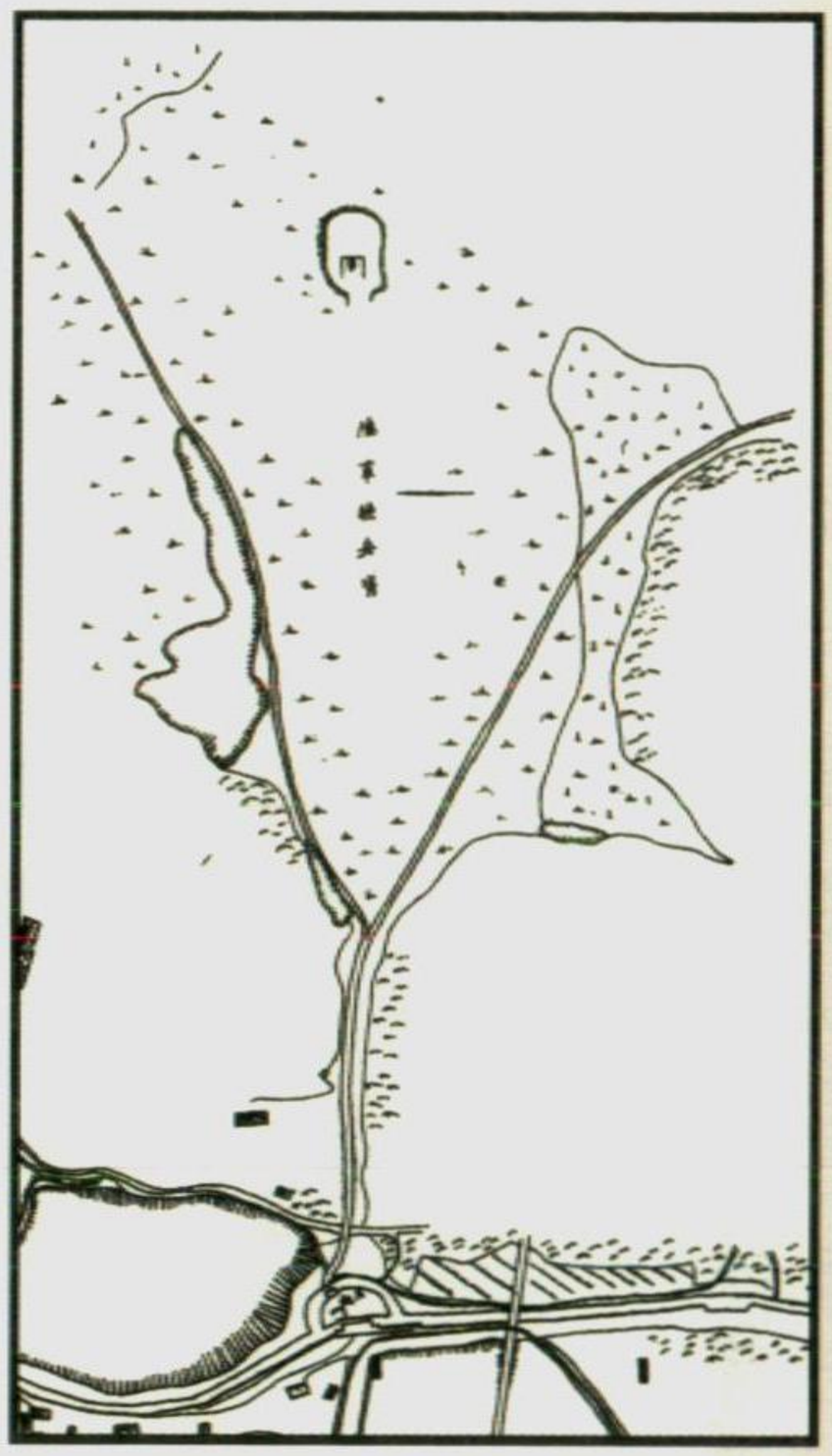


圖1　臺南府城大北門外的練兵場（引自〈臺南市街圖〉，1907）

2　建碑年代依據《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所述，見〈臺南招魂祭〉，《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3月8日，版4。另有一說法為明治三十年（1897），見村上玉吉《南部臺灣誌》，臺南：臺南州共榮會，1934，頁554；然該書在建碑過程並無太多著墨，因此不知其建碑年代的資料來源，故本文暫以報紙所述報導作為依據。

3　《重修臺灣縣志．武備志》：「鎮標三營、城守二軍教場：在大北門外，康熙三十八年，總鎮張玉麟建演武廳並記，乾隆十六年，總鎮李有用增建後堂並記。」見清．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252。

（圖1）；另經由古地圖的比對，得知石碑與演武廳位置相同[4]，因此可以確認石碑是建在前清演武廳舊基之上，其地點大約在今日臺南二中校內籃球場。

在演武廳位址立碑的緣由，根據《臺灣日日新報》所述，1895年日軍兵臨臺南城，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當時已身受重傷，仍登上演武廳進行最後的閱兵[5]，使此地具有獨特的紀念性。此後，每年練兵場固定作為「招魂祭」[6]的祭場，並在演武廳設立書寫「戰死者之靈」的木牌作為祭表，但整體環境仍顯陋隘；直到明治三十二年，終於使用每年舉辦招魂祭所剩餘的經費，新建一座雄偉的「忠魂之碑」石碑，並由臺南廳知事磯貝靜藏題字[7]。

立碑之時，乃為日人領臺不久，各地依舊持續出現零星的游擊抗爭，駐紮本地附近的日軍部隊經常出動討伐，甚至有死傷之情事。故立碑所代表的意義，一則告

---

4 經以日治時期臺南市區地圖之練兵場忠魂之碑位置，與光緒元年（1875）福州船政學堂學生測繪〈臺灣府城街道全圖〉大北門外較場演武廳對照，知兩者為同一處。

5 〈臺南招魂祭〉，《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3月8日，版4。然此閱兵之事似屬於未經考證的軼事，因此僅供參考為宜。根據該篇報導記載，能久親王登臺閱兵是在乙未年二月二十五日，故成為日後招魂祭舉行日期之由來。然而事實上，乙未年能久親王率近衛師團開至臺南城時，已是十月之事，更遑論二月時日軍尚未抵臺。由於此篇報導內容有時間上的矛盾，故未能認定此登臺觀兵之事是否確實為真。

6 「招魂祭」為日本告祭戰歿將士忠魂的傳統祭典活動。

7 〈臺南招魂祭〉，《臺灣日日新報》，1899年3月8日，版4。

慰表彰忠靈、撫慰軍心，並作為永久祭祀供養之場所[8]，另一則透過紀念性地標的建造，宣示日本在臺統治權力的確立。

三次變遷過程

「忠魂之碑」建立後，共歷經三次遷徙，每次各有不同的事由與座落地。第一次遷移，據《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三十六年（1903）臺南廳長山形脩人稟申之內容可知，「忠魂之碑」要移至「臺南市街樣仔林街故北白川宮殿下御遺跡所敷地內」，以使石碑有更適當之座落處，隨文並附規劃平面圖一張（圖2）[9]。由該圖可知，御遺跡所東側另闢一方廣場，北端有一方形建物，就是「忠魂之碑」預定安置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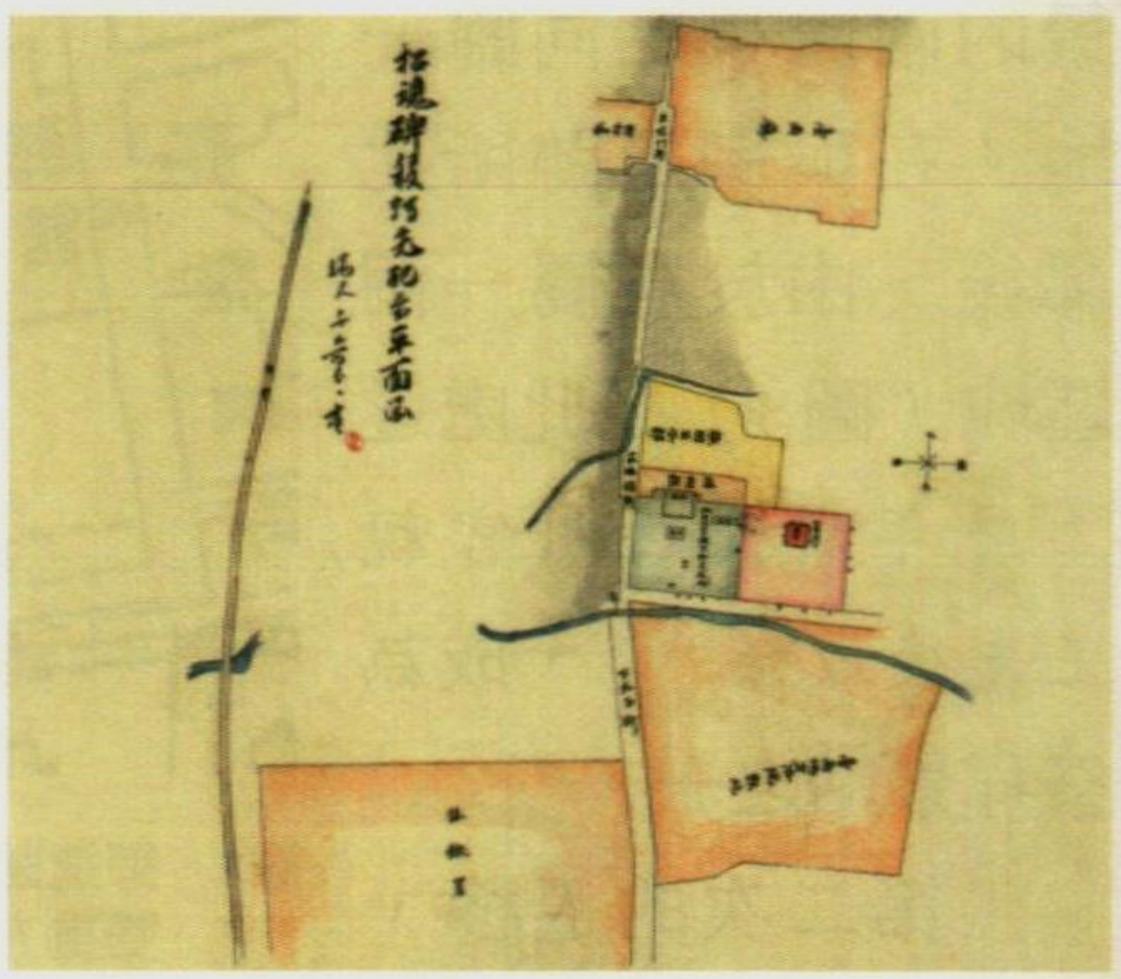


圖2　〈招魂碑移轉先配置平面圖〉（引自《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00004743001）

8　《臺灣日日新報》：「忠魂碑……祀領臺之殉難者。」見〈移忠魂碑〉，《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8月19日，版5。

9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編號00004743001〈臺南守備隊練兵場內ニアル招魂碑ヲ故白川宮殿下御遺跡地內移轉ノ件認可〉，1903年9月18日。

此廣場原本為朝興宮[10]廟地，明治三十五年（1902）當局以五百圓徵收該地，寺廟隨後遭到拆除[11]，整地擴建後，從練兵場將「忠魂之碑」遷移至此安置。

北白川宮御遺跡所原為清代府城莊雅橋街吳家宅邸「宜秋山館」，1895年能久親王進入臺南城，入住此宅數日後薨逝[12]，此後宅邸遂作為重要史跡加以保存；而石碑由荒涼的練兵場遷移到此，除了方便參拜外，也使得具有相同歷史背景的兩處景點同歸一地。在與御遺跡所比鄰後，由於同屬一個區塊（圖3），此處遂「曆年與北白川宮親王先後致祭[13]」，成為祭拜景點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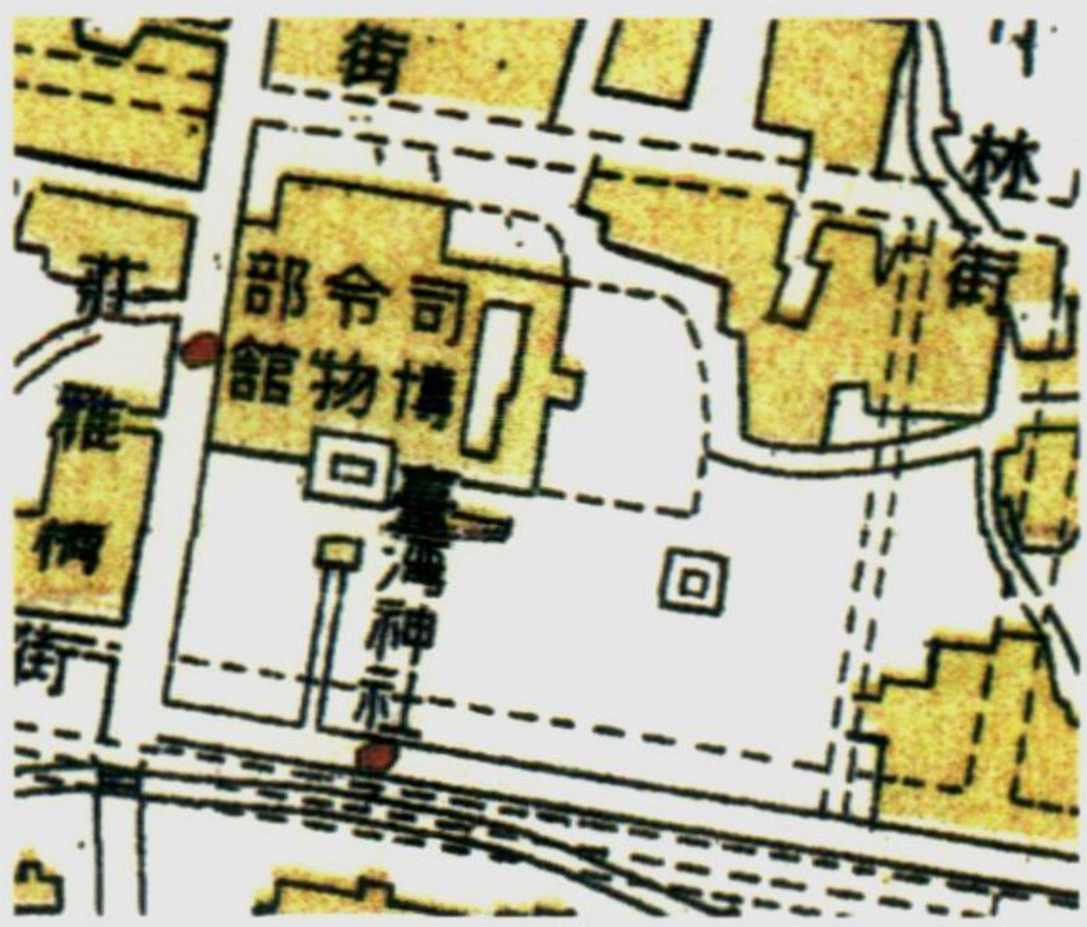


圖3　御遺跡地（標示臺灣神社處）及右側雙重方框處「忠魂之碑」位置圖（引自小林德太郎編纂〈臺南市全圖〉，1924）

第二次的遷移，則是配合御遺跡所升

10　朝興宮為當地樣仔林境之寺廟，建於清嘉慶年間，主祀天上聖母，日治時期因臺南神社之營建而數度被迫遷徙，戰後仍於附近重新建廟，現與馬兵營保和宮共同合祀。

11　臺南州廳編《臺南州寺廟臺帳簡冊》，臺南：臺南州廳，1933，頁13。

12　事實上關於能久親王薨逝的時間、地點、死因，目前有諸多不同說法。此處所謂能久親王薨逝於吳宅者，僅是依據臺南御遺跡所設立緣由之官方說法，並不代表確切的事實。

13　〈移忠魂碑〉，《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8月19日，版5。

格為官幣中社臺南神社的擴張改建，石碑改移至臺南公園運動場附近高地[14]。此次遷移前，臺南州曾召集市內官民二十餘人於州廳召開討論會議，在州知事枝德二的主持下，決議遷建地點、經費、設計等事項後，即行遷移工事[15]，時在大正九年（1920）。遷移後的「忠魂之碑」位於公園西北側[16]（圖4），此後成為公園著名景點之一，當時相關文獻或地圖多有特別註記提及（圖5）。而每年十月二十九日，此地仍會固定舉行招魂祭典[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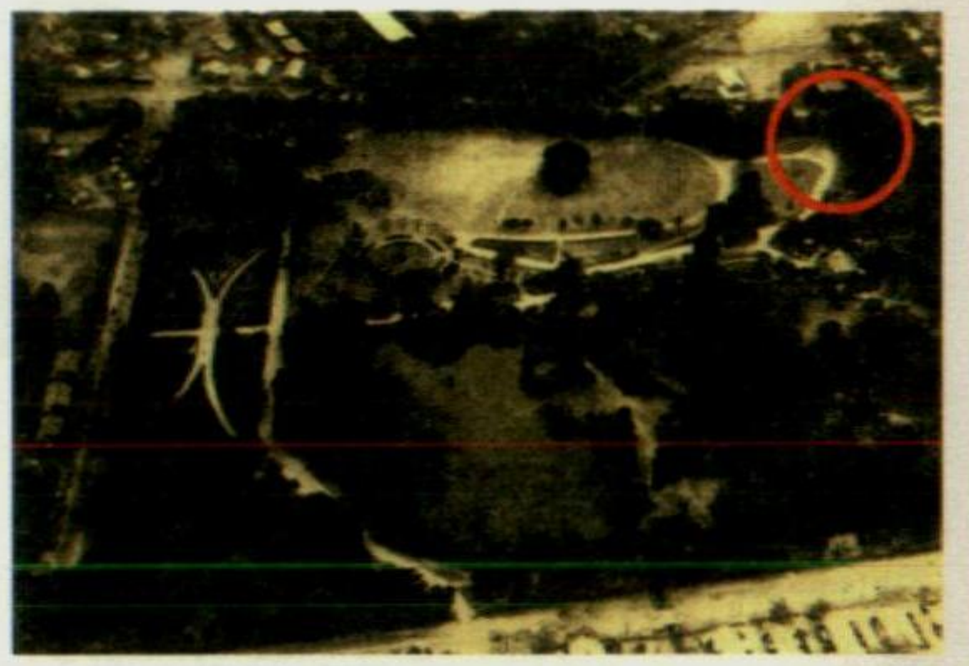


圖4　臺南公園鳥瞰全景，紅色圓圈處為「忠魂之碑」位置（照片引自仲摩照久編《臺灣地理風俗大系》，東京：新光社，1931，頁345。）

圖5　臺南公園中的招魂碑標示（引自東京交通社發行〈大日本職業別明細圖：臺南市〉，1936）

這一次遷移對「忠魂之碑」的建築格局有一些改變。從圖6的日治時期照片可知，石碑空間格局廣

14　〈忠魂碑移轉〉，《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7月28日，版4。

15　〈臺南忠魂碑移轉協議會の一幕〉，《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10月8日，版7。

16　今址大約位於臺南公園中山康樂臺一帶。

17　加藤光貴編《臺南市讀本》，臺南：臺灣教育研究會，1939，頁140。

闊完整，碑體造型雄偉，周邊環繞欄杆，兩側更安放石燈籠。其中，石碑的造型大致是帶有直線構成與簡約格調的現代主義風格，以時代背景來看，可推測應是在這次遷移中重新設計塑建。另外，在廣場臺基週邊的尖錐型欄杆，乃是具有征戰意涵的砲彈象徵[18]，以求光耀武風、祈求戰運，同樣也是值得注意的建築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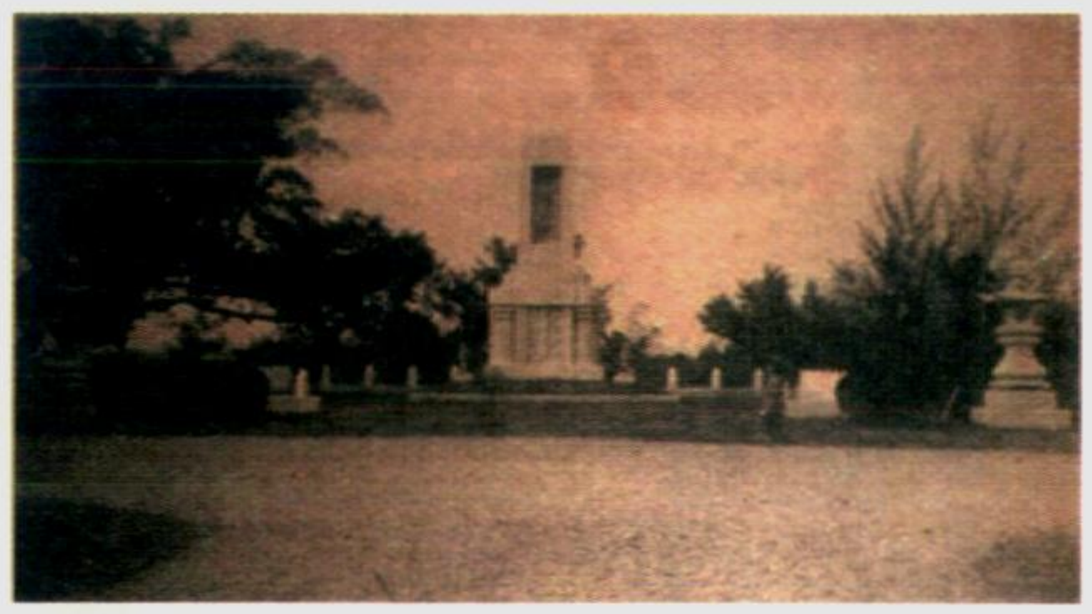


圖6　臺南公園內「忠魂之碑」全貌（私人收藏）

到了昭和十二年（1937），地方曾再度出現移碑提議。由於當時碑座一帶聚集本地攤販，導致環境雜亂髒污，市內部分有力人士認為，這損及了英靈祀地的莊嚴，因此提出遷移構想，並且對當局進行陳情[19]，但最後不了了之。碑體真正有所變動的第三次遷移，是戰後臺灣當局為清除日本統治遺跡所採取的破壞行動，在這段期間，石碑文字先被塗抹掩蓋，以無名碑之身分存在

18　砲彈型欄杆在日本忠魂碑多有實例，有的取自軍方廢棄砲彈，有的是仿砲彈形狀的石材；而在臺灣，大正十四年（1925）建造的佳冬忠魂碑亦是典型之例。這種使用武器元素作為裝飾的行為，亦可見於在神社中豎立的大砲、砲彈，或者使用砲管充作紀念碑者，都是在日本軍國主義興起的過程中所發展出獨特的「武器崇拜」行為。

19　〈忠魂碑移轉の聲漸く高まる、現在の場所は不適地〉，《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11月21日，版5。

一陣子後[20]，再正式被推倒剷平，部分遺留下來的碑體構件成為現今的棄置狀態。關於此次拆碑的具體過程，筆者推測或許與中山康樂臺興建有關[21]，但尚無明確史料可稽，仍有待日後研究續探。

石碑本體的現況與觀察

目前「忠魂之碑」的主碑體，棄置於臺南公園北側溪澗假山後方高地，正面朝上，右側部分被沙土草莖所埋，右上角被假山石壁所嵌（圖7）。經觀察後可知石碑材質為花崗岩，頂端作尖錐狀，雖不明顯突出，但有方尖碑（obelisk）形制之風。碑體正面原本陰刻的碑文已被水泥填平，連同左側落款處等部位，也多被掩蓋或遭破壞（圖8、9）。

圖7　「忠魂之碑」石碑本體棄置狀況（筆者攝）

在碑文的部份，雖然遭到塗抹而模糊不清，但仍可大略辨

20　觀察目前所存石碑及相關構件殘體，尚可見到有文字的部分，皆被塗抹水泥加以覆蓋的痕跡。

21　中山康樂臺建於民國五十四年（1965），該地位於「忠魂之碑」遺址前，依此地緣關係，是否為當年為配合康樂臺工程興建整地而連帶拆除此碑，尚不得而知。

別穩重均衡的「忠魂之碑」四個篆體字。篆體在臺灣現

圖8「忠魂之碑」碑面現況

圖9「忠魂之碑」碑面測繪圖（筆者測繪）

存古碑中並不常見，而從藝術角度來看，碑文藉由篆體的古老本質以及字體線條均衡、穩重的結構特性，營造出崇高、嚴肅、沉穩的神聖不可犯之感，充分體現忠魂碑的主體精神意涵。而碑左則有書者落款之隸體字，但被塗抹破壞較鉅，只能識出「臺南縣知事正五位勳四等磯貝靜藏敬書」。落款字體細緻謙雅，大小、間隔、文氣皆與篆體碑文保持距離感。綜觀整個石碑版面佈局良好，在書道法則有所經營，展現揮毫者磯貝靜藏的漢學

涵養[22]。

其他構件的下落

除了石碑本體外，在圖書館後方有四件棄置石材，是為碑前石燈籠的遺構。其中兩件石材高度較低，中間有方型凹槽，四角呈尖揚狀（圖10），藉由圖11所呈現的石燈籠構造復原圖，可知應該原本是石燈籠簷頂的「笠」部位，而現在則是被顛倒過來，埋置地上。另二件石材體積較大，同樣呈方形（圖12），則是石燈籠主幹的「竿」部位，在石材側面，尚可見到「……憲兵隊員一同」的隸體敬獻刻名（圖13），也有「……十六年十二月」的年

圖10　石燈籠遺構「笠」部位石材（筆者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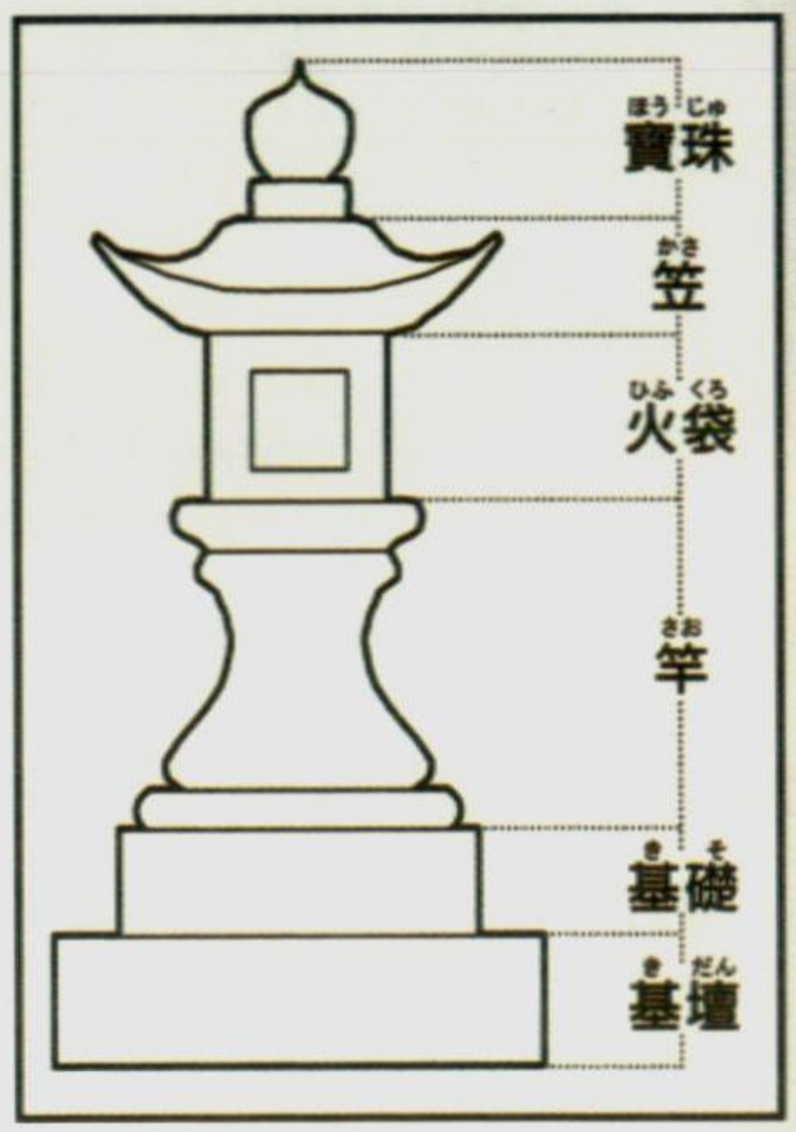


圖11　「忠魂之碑」石燈籠構造復原示意圖（筆者繪製）

22　磯貝靜藏為臺灣日治初期「玉山吟社」成員，在與日臺官紳交驩酬唱之際，曾以「蜃城」為號，發表多篇漢文詩作。從其相關作品內容中，可知其人通詩文書畫，是日治初期頗具漢學素養的日本文人官僚典型之例。

代刻字[23]。此二石材同樣被顛倒放置，可能是要充當座椅，因此僅露出底部基座處，有超過一半的部位深埋於地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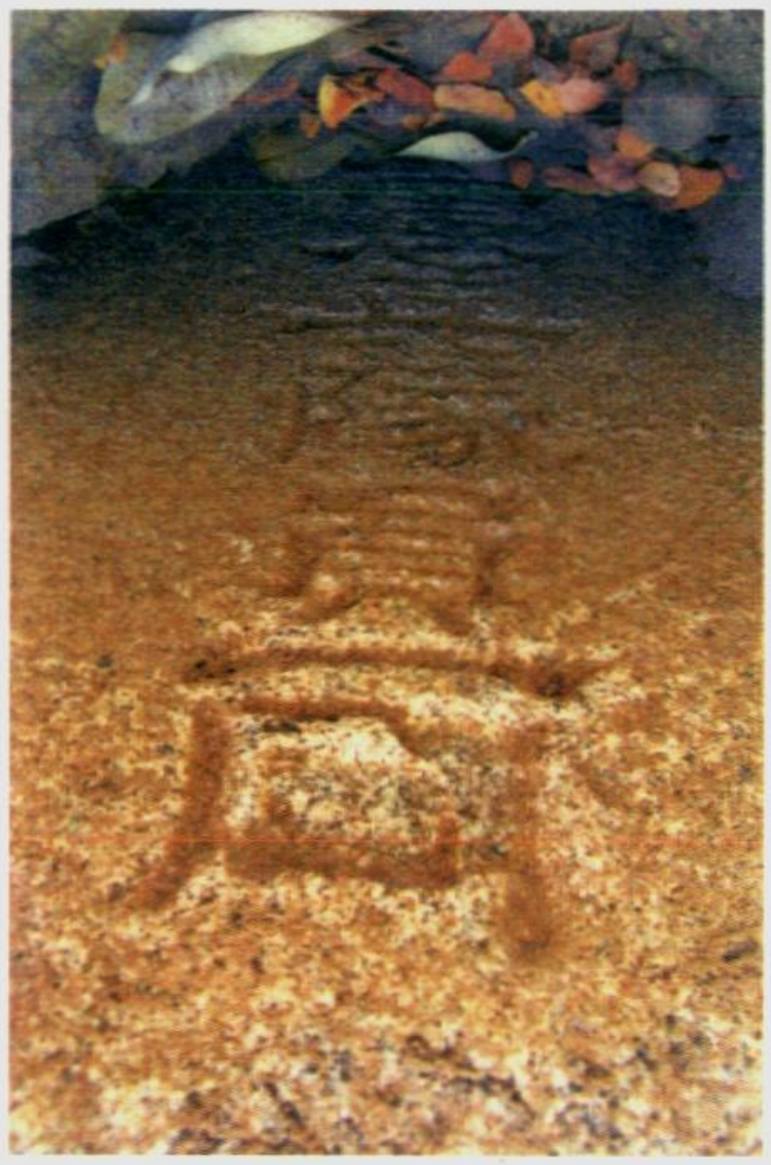


圖13　「竿」部位石材側面的隸體刻字（筆者攝）

圖12　石燈籠遺構「竿」部位石材（筆者攝）

另外，在溪澗之下（圖14）以及駐警室附近樹下（圖15），各有一塊大型方體花崗岩石材倒臥地上。兩塊石材尺寸相同，表面光滑，稜線齊平，筆者推測此應為石燈籠構件之一的「基礎」部分，上述「竿」的底部乃是結合於此石上。

23　上半部被深埋於土中不見文字，然筆者推測此年代應為「明治三十六年」，也就是「忠魂之碑」第一次遷移的時間，因此石燈籠的製作事由應與此次遷移有關；而在第二次遷移中，則被跟著移到臺南公園內。

圖14　石燈籠遺構「基礎」石材之一（筆者攝）

圖15　石燈籠遺構「基礎」石材之二（筆者攝）

圖16　疑似石燈籠遺構石材（筆者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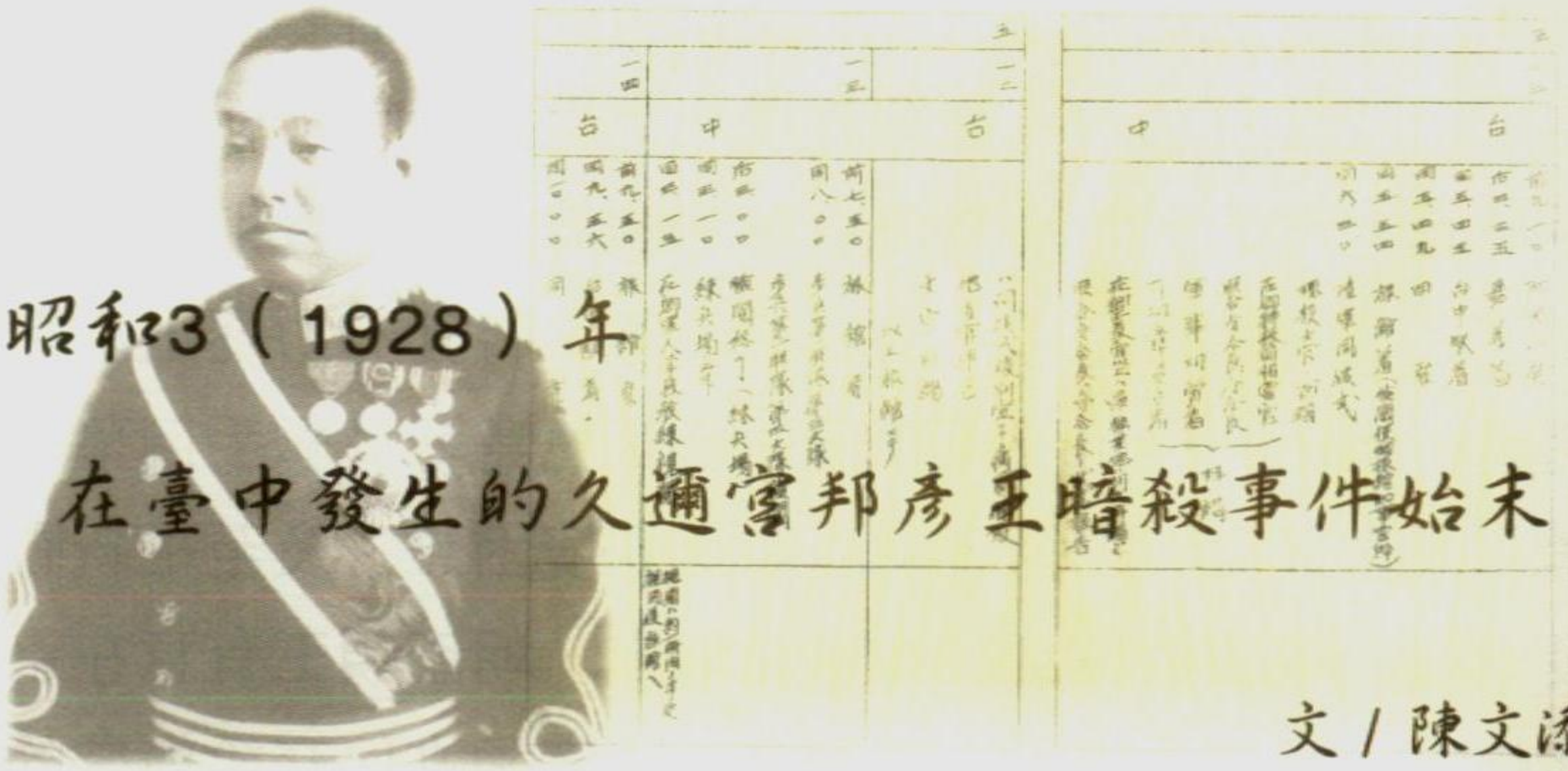
除了幾塊體積較大且容易辨識的構件外，公園內尚有散落數件零星石材，例如在「忠魂之碑」碑體旁，倒臥兩塊體積龐大的花崗石條（圖16）；在溪澗旁，亦有另一塊切割平整的花崗石體等，這些石材由於皆表面光滑、裁切平整、材質相同，都同樣疑似為「忠魂之碑」相關之構件，值得注意。不過，關於石燈籠的「寶珠」、「火袋」部位，以及圍繞在臺基旁的砲彈型欄杆等件，仍不知其蹤。

小結

「忠魂之碑」由被豎立開始，中間歷經增建、擴張、解體、棄置的不同姿態轉換，最後成為廢棄石板，是一個從被建構到被解構的過程，呈現了不同時間框

架定義之下人類所擁有的各種思維、價值觀、核心概念，而物質的客體價值也因此隨之產生變化，使得它不僅是一塊單純的自然石，更是一個文化物件（cultural artifacts），也獨具一段豐富的「物之社會生命史」（a social life of things）。在本文完成之際，欣聞此碑受媒體報導後，市府文化觀光處召集古物審議委員至現場會勘，決定將棄置的石碑遷移至適當地點保存。這是此碑第四次的變遷，它將會再度改變姿態，展開另一新階段的生命史。

（蘇峯楠　國立臺灣文學館文學年鑑編輯助理）



昭和3（1928）年在臺中發生的久邇宮邦彥王暗殺事件始末

文／陳文添

一、前言

日治時期的1928年5月14日上午，在臺中市內發生朝鮮人趙明河於臺中州立圖書館前暗殺皇族陸軍大將久邇宮邦彥王未遂事件。當時雖曾轟動一時，然以這事件已經過81年有餘，時間毫不容情的風化了人們對這重大事件的記憶，而今隨著《臺灣日日新報》可以在網路上進行閱覽，以及日本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將當時上山滿之進臺灣總督保留的邦彥王隨從筆記印刷出版，再加上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收藏《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公文類纂》的紀錄，已可把握事件整體脈絡作一介紹。

二、煊赫的皇族久邇宮家

久邇宮家是在明治8（1875）年由明治天皇賜給伏見宮邦家親王第四皇子朝彥親王久邇宮宮號而成立之宮家。朝彥親王是死於臺灣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同父異母

兄長，在明治維新之前，即受孝明天皇寵信，為天皇政治謀士及其左右手。曾仰體孝明天皇採行京都朝廷和江戶幕府合作之意向，將藉由尊王攘夷之名，實則意在打倒江戶幕府的長州（今山口縣）藩，將其勢力逐出京都朝廷。但後來長州及薩摩藩（今鹿兒島縣）聯手倒幕，孝明天皇又突然去世，朝彥親王處境困難。及至維新戰役一起，戰線拉長到日本東北地方，朝彥親王有意在京都起事，卻落入維新一派圈套，將密函文件交給偽裝的幕府使者。事發之後被剝奪所有官職及親王銜，並流放廣島3年。後遇赦回朝，更獲准在明治8（1875）年創立久邇宮，但已無緣參與實際政治運作。

至於久邇宮邦彥王是朝彥親王第三皇子，並未被冊封為親王，但在1887年被選為繼承人，4年後父朝彥親王去世，乃繼承久邇宮家。他是皇族出身最早進入陸軍士官學校、陸軍大學校者。曾參與日俄戰爭，在來臺灣之前的大正11年（西元1923）年8月，已累升為陸軍大將。其長女良子是後來的昭和天皇皇后，她在和裕仁皇太子訂婚之後，被發現家族中有色弱問題，元老之中如陸軍元帥山縣有朋有要求久邇宮自請解除婚約，邦彥王曾憤而表示若解除婚約將切腹自殺云云。後來因裕仁皇太子本人的意向堅定始得無事，兩人也終於在裕仁訪問臺灣的隔年即1924年1月26日正式成婚。但據說裕仁本人對邦彥王切腹言論相當不滿。

圖1：久邇宮邦彥王（1873～1929）[1]

三、邦彥王的臺灣訪問及遇刺經過

依據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收藏久邇宮來臺灣訪問的行程表顯示，大正3年的臺灣訪問，是以天皇特命檢閱使身分在4月27日抵達基隆，一直到6月1日才乘船離開。期間曾在總督府前舉行閱兵、視察各地陸軍、憲兵部隊以及要塞地，並且接見地方官員、在鄉軍人代表等等，行程非常緊湊。而且在東部及在今桃園大溪山地部隊，也由檢閱使屬員代替前往查察。

1 足助明彥，《別冊歷史讀本（第26卷1期）：皇族・華族 古寫真貼》 東京，新人物往來社，平成13年12月12日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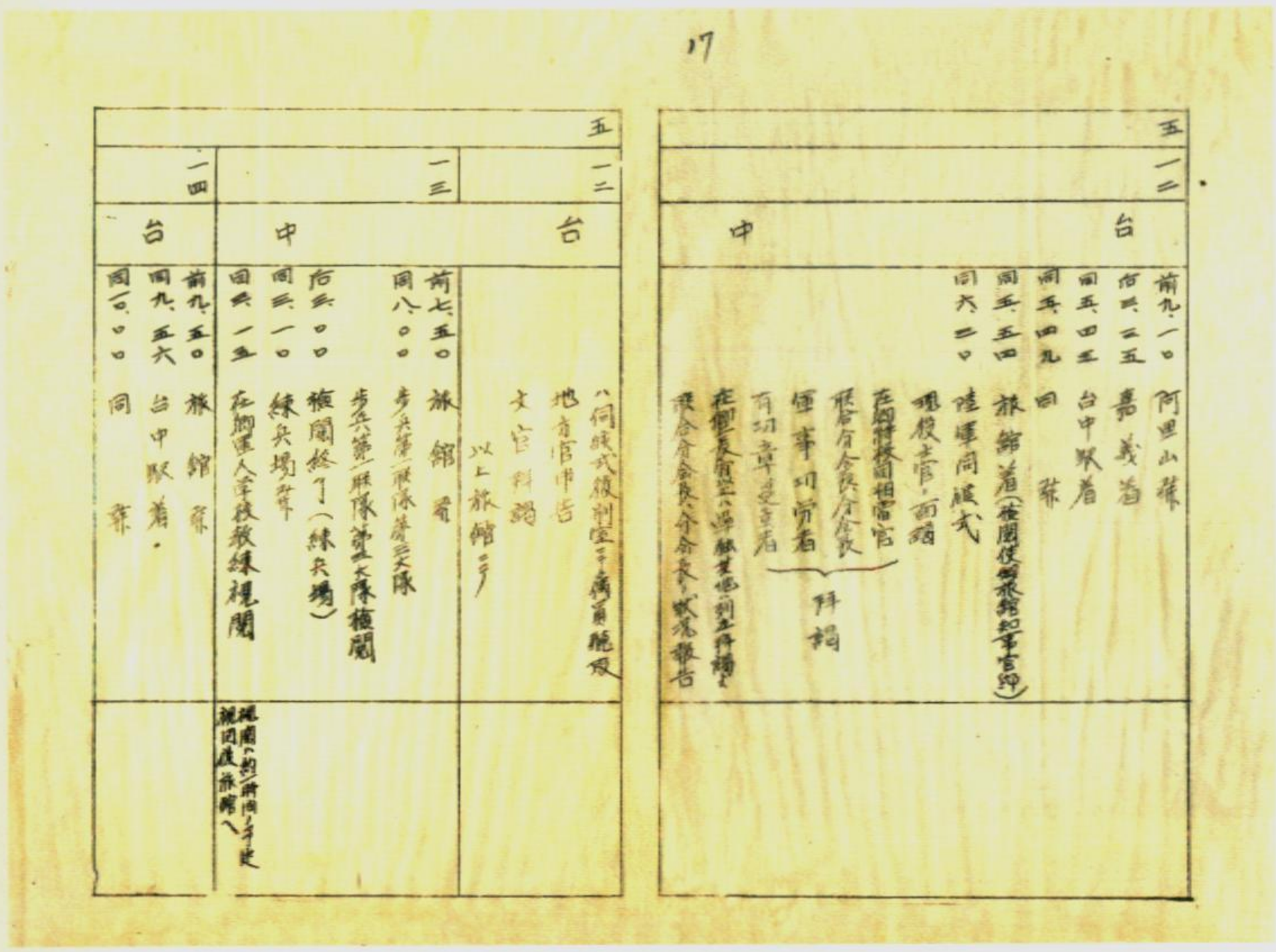


圖2 「久邇宮邦彥王在台行程表」（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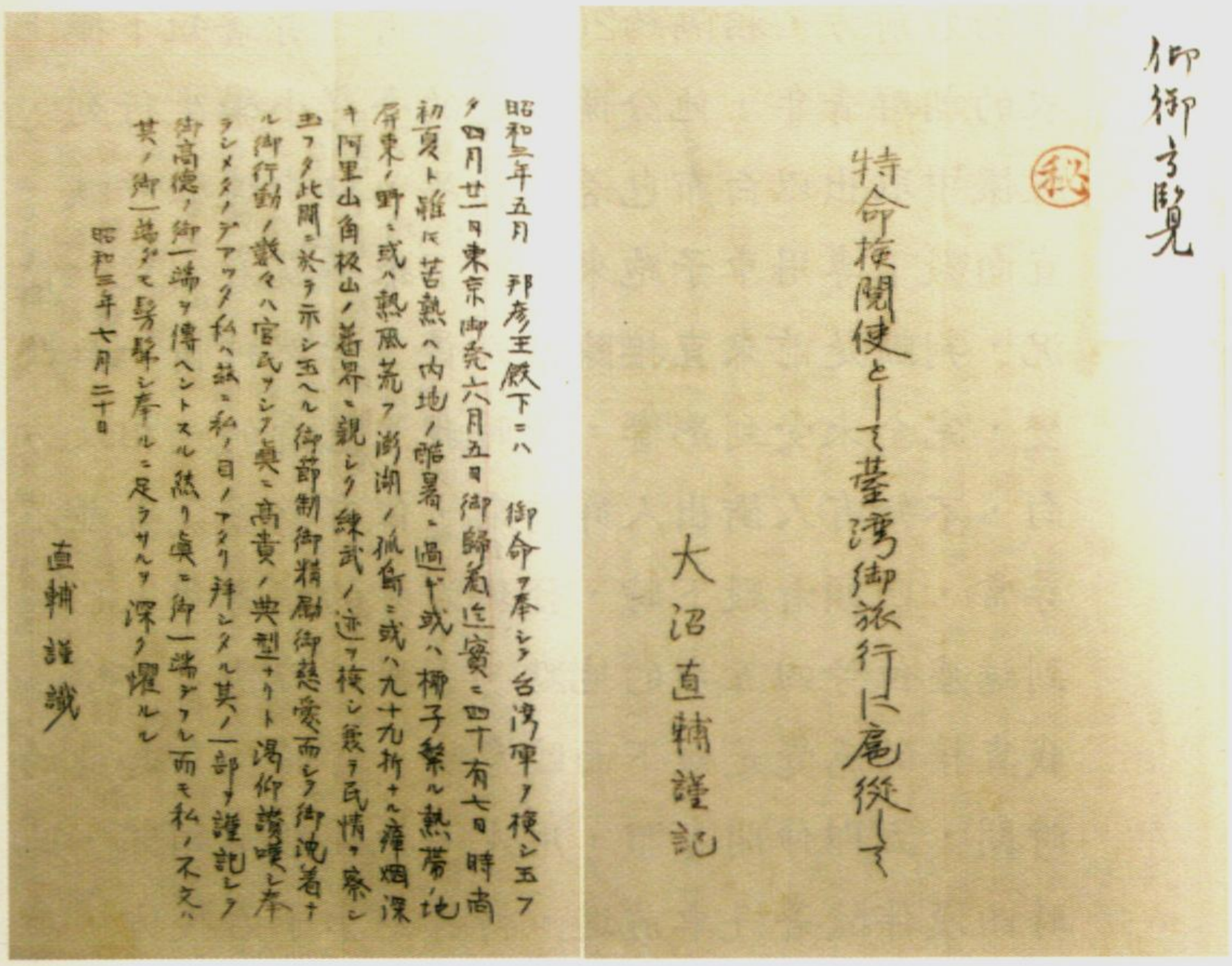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專賣局檔案留存

在臺中被朝鮮人襲擊未遂是發生於5月14日。之前5月10日到12日上午是在阿里山度過，略帶有渡假性質。12日下午5時抵達臺中，入住位在今日臺中市市議會的臺中州知事官邸，接受文武官員等人的謁見，13日先在干城營區校閱在臺中現役部隊，接著校閱後備軍人及學校軍訓教練狀況，晚上觀賞當時極為著名的彰化煙火。想不到隔天早上9時50分，自臺中州知事官邸出發，預備搭乘9時56分的專用火車北上時，在今臺中市民權路左轉自由路之時，於當時的臺中州立圖書館，（現為合

作金庫銀行）的前方，遭到朝鮮人趙明河襲擊，整個事件的經過，依據久邇宮邦彥王隨從大沼直輔的筆記是這樣寫的：

是日宮殿下乘坐之汽車，將車帆布折疊放車後方（如附圖），殿下座位在右端。我本人則在左前方的陪座座位，而駕駛員在右前方，諏訪屬（註：官名）在左前方同車隨行。車剛到大正町（註：今自由路一部份）馬路左轉不久，車速也只以六七哩的慢速度前進之時，突然在殿下專用車的右前方，相隔約20尺處，有一身著短下擺上衣的朝鮮青年，他分開歡迎的臺灣小學生行列，從懷中取出以白布包著的物品，口中連聲呼喊一直向殿下專用車子跑來。殿下很早就看到這一情況，判斷是前來直接陳情人員，當然神情一無改變，完全未受到影響。此時我注意看的是相反方向，不知有人衝出人群前來，但有感覺氣氛並不尋常，回頭看殿下時，發現右方的這青年人已經到達座位旁四五步的地點，手舉短刀快步前進。我直接的感覺是殿下面臨危險。當時已無起身的時間，立即伸開身體，用左手抱住殿下頸部，此時凶漢伴隨著汽車前進，轉身到車子右後方，拉住曾瞬間停止的車子，以刀子攻擊一次，位置靠近殿下，他就在我的眼前進行攻擊，所幸並未帶

來傷害。該凶漢再次舉起短刀，然此時汽車已加速前進，人車有了距離，在左前方的諏訪屬也來到了殿下座位旁邊，該人乃斷了再行攻擊念頭，將短刀擲向殿下，刀子越過殿下射中駕駛員左肩，讓他負了輕傷而已。在最初的攻擊之時，因非常靠近殿下背部，我暗想會不會不幸被傷了背部，乃問：「背部怎樣了？」，殿下靜靜回答：「沒事。」……



御覽

秘

特命按閱使として臺灣御旅行に扈從して

大沼直輔謹記

昭和三年五月　邦彥王殿下ニハ　御命ヲ奉シテ台湾陸ノ後シ五ヲ
タ四月廿一日東京御発六月五日御歸着迄實ニ四十有七日時尚
初夏ト雖ニ苦熱ハ内地ノ酷暑ニ過ギ或ハ椰子繁ル熱帶地
屏東ノ野ニ或ハ熱風荒ル澎湖ノ孤島ニ或ハ九十九折ナル瘴烟深
キ阿里山角板山ノ蕃界ニ親シク練武ノ途ヲ按シ義ヲ民情ヲ察シ
玉フタ此間ニ於テ示シ給ヘル御節制御精勵御慈愛而シテ御沈着ナ
ル御行動ノ數々ハ官民ヲシテ真ニ高貴ノ典型ナリト渇仰讃嘆シ奉
ラシメタリデアツタ私ハ茲ニ私ノ日ノアタリ拜シタル其ノ一部ヲ謹記シテ
御高德ノ御一端ヲ傳ヘントスル然リ真ニ御一端デアレ而モ私ノ不文ハ
其ノ御一端ダニ髣髴シ奉ルニ足ラサルヲ深ク懼ルル

昭和三年七月二十日

直輔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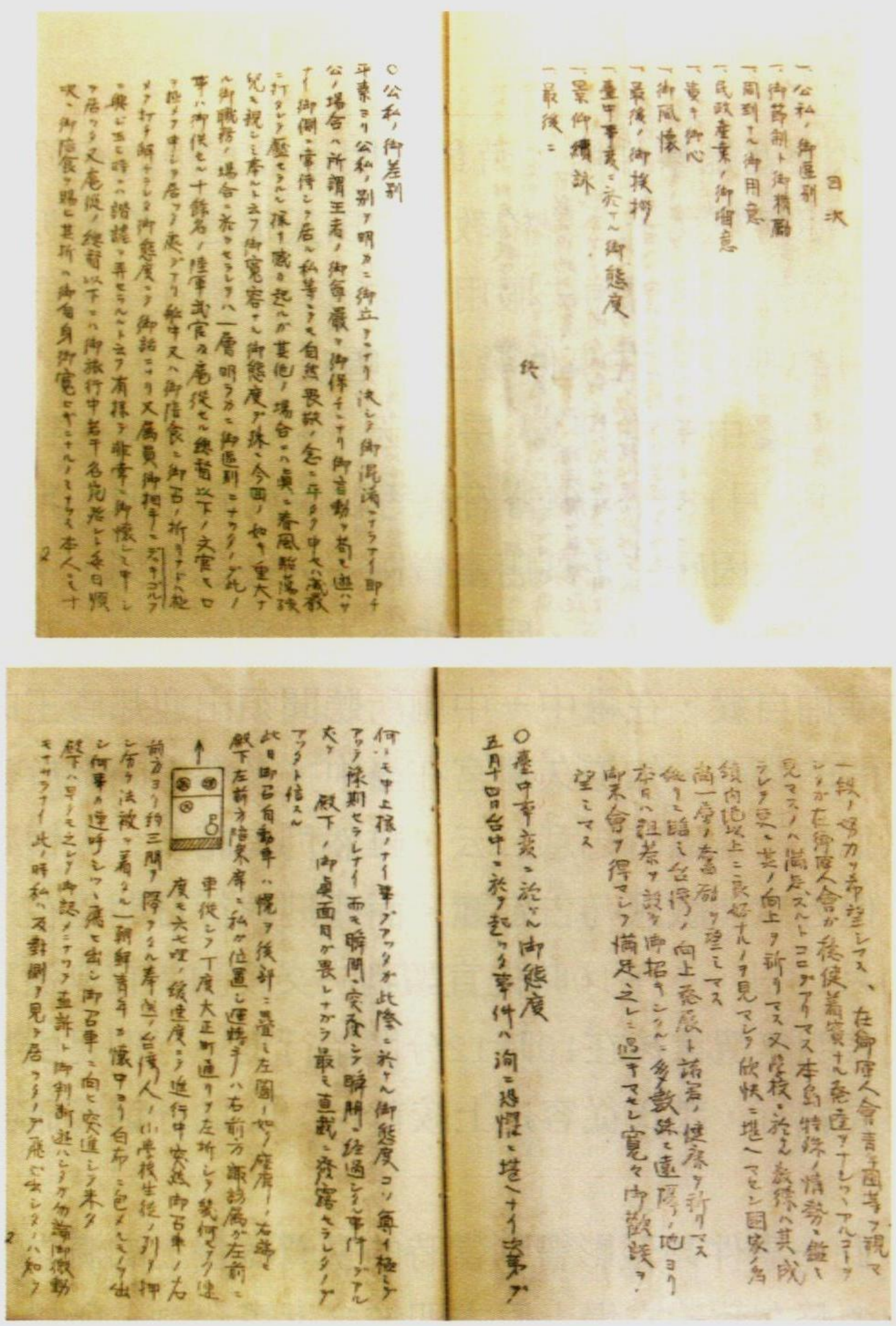


圖3 久邇宮邦彥王隨從大沼直輔所記有關「台中事件」的4頁筆記[1]

資料來源：名古屋中京大學東山京子小姐提供

1 日本山口縣防府市防府圖書館收藏「上山滿之進文書」中大沼直輔筆記「特命檢閱使として臺灣御旅行に扈從して」。

四、後記

以上就是事件發生時最鮮明也最直接的紀錄。之後，趙明河被女子公學校教師內田氏追趕，在附近的派出所前被捕。他曾預先服用嗎啡，有準備在事後自殺，但服用的嗎啡竟在事件發生後嘔吐數次而失效。被迫復原後在臺中被拘押1人房27天，6月14日護送到臺北受審，到7月18日被總督府高等法院判處死刑。判決書中表示趙氏因雇主茶葉店富貴園主人待之苛刻，不支給全薪，他準備赴臺南，雇主也不支付剩餘薪資，乃自暴自棄準備自殺，在臺中一中廁所聽聞須出迎邦彥王的學生之間的談話，知道久邇宮在臺中，乃準備同歸於盡，所以犯意乃是臨時起意云云，雖然仍有諸多令人懷疑之處，但因事涉敏感乃告定讞。而死刑執行日期是在這年的10月10日，上午10時先宣讀判決文及詢問有無遺言，趙氏表明無遺言後在10時12分開始行刑，行刑是由臺北檢察局執行，趙氏從容走上絞首台，於15分鐘後確認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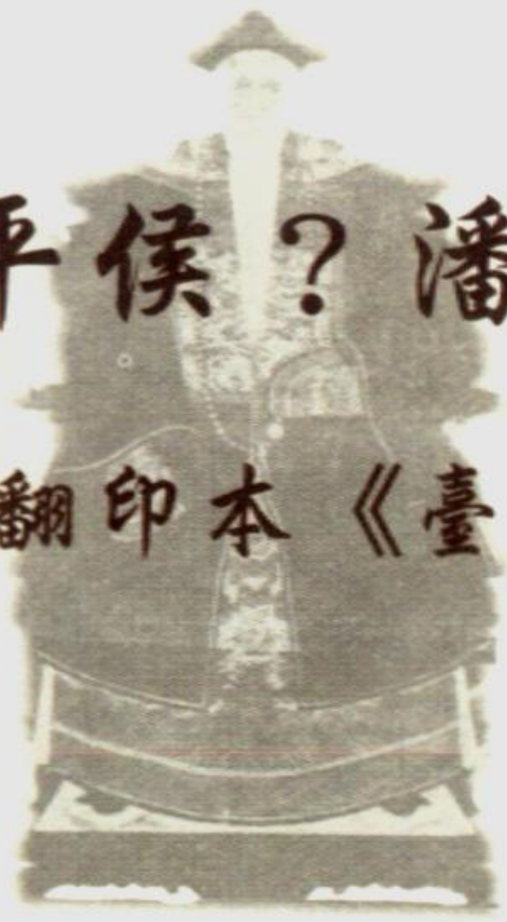
此一事件甚至影響到當時的臺灣總督上山滿之進，上山總督在政治立場上原本即較接近憲政會，所以政友會的田中義一內閣成立之後，不斷表白自身並無黨派色彩，戀棧不想去職，頗遭政友會高層幹部攻訐。他亦因此一事件，在5月15日致電田中首相，表示要為事件負

責準備離職，請上奏天皇云云，實際並不想離開現職。田中首相先予慰留，卻又在6月14日決定讓上山總督去職，於2日後正式免官，顯現田中義一其優柔寡斷的一面。至於久邇宮邦彥王則仍繼續完成在臺灣的校閱行程，於6月1日自基隆乘坐專船扶桑丸離開臺灣。但是在隔年一月即因內臟疾病去世，年僅56歲。至於是否因臺中暗殺事件，受震驚而縮短了生命則不可知矣！

（陳文添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約聘研究員）

林平侯？潘敦仔？

—談翻印本《臺灣通史》林平侯像問題



文／林文龍

去年策劃「臺灣文獻先賢－林熊祥父子與板橋林家史料特展」，蒐集參考資料時，找了一本市面常見的《遊園戲夢－林本源園邸賞園手冊》，此書印刷精美，是一本很好的遊園指南，翻開卷首「歷史沿革」，赫然發現標為「林平侯畫像」的清裝人物，根本不是林平侯，而另有其人。當然錯不在編印者，只是他們誤用了翻印版《臺灣通史》。翻印版《臺灣通史》的出版業者抽換了林平侯畫像，畫像中人卻非林平侯，筆者多年前已經注意到，料想將來定貽誤匪淺，未讀原版書者，很可能便直接引用，如今果然不幸而料中，因此不得不寫此存照，希望不再有人又引用了這張畫像。

過去傳統的讀書人，講究的是圖史並重，讀過《三國演義》者，對於著名的「隆中對」，必然印象深刻，當諸葛亮分析天下大勢之後，命童子取出地圖一軸，挂於中堂，告訴劉備說：「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圖也。將軍

欲成霸業，北讓曹操占天時，南讓孫權占地利，將軍可占人和。先取荊州為家，後即取西川建基業，以成鼎足之勢，然後可圖中原也。」說明了書與圖密不可分，古人著書，除了繡像、插圖之外，更有單行的圖譜流傳。

《新唐書・楊綰傳》記楊綰好讀書，說他「獨處一室，左圖右史。」從此左圖右史的觀念，深深影響了歷代的文史學家，也出版了不少圖文並茂的書籍。臺南史家連橫撰寫《臺灣通史》，仍秉持圖史並重觀念，附了許多圖表，發凡起例便大書：「此書略倣龍門之法，曰紀、曰志、曰傳，而表則入於諸志之中。圖則見於各卷之首，尤為前史所無。蓋著史莫難於表，而讀書必藉夫圖，故特詳焉」。

《臺灣通史》分上中下三冊，於1920年（大正9年）、1921年（大正10年），陸續出版，誠如凡例所言，圖見於各卷之首，可惜後來許多翻印本，可能是節省成本的考量，連橫引以自豪為「前史所無」的附圖，全都被刪除了，如重慶版、中華叢書版、臺銀版……莫不如是，因此同時也刪除了凡例的「圖則見於各卷之首，尤為前史所無。蓋著史莫難於表，而讀書必藉夫圖，故特詳焉。」等三十二字。

《臺灣通史》卷三十三，有「林平侯列傳」，因此原刊下冊卷首有林平侯畫像，白鬍鬚，臉部不很清晰。《臺灣通史》附了林平侯畫像並無任何問題，不料影印

原刊的《臺灣通史》問世之後，卻造成了不是問題的問題。約民國六十年代，讀者對於原刊本《臺灣通史》需求甚殷，因而坊間開始出現古亭書屋的影印本，分布面精裝一冊與平裝二冊兩種，兩種都打破原來「圖則見於各卷之首」的編排，將所有附圖集中於卷首；當時我曾買了平裝本，印象中林平侯像並無改變。之後，《臺灣通史》由其他出版社出版，只出精裝本，版式一致，但附圖內容起了變化，某些非原書所有圖片，隨著版次不斷加了進來，推測是出版商的促銷手法，無可厚非，而讀者多了圖片，可能也不會去注意；但問題來了，原刊林平侯畫像，悄悄的改變了面目，由一位溫文儒雅的白鬚老叟，變成了方面大耳的壯漢畫像。如果壯漢畫像是林平侯年輕時代面貌倒也罷了，但偏偏卻是另有其人；透過文獻資料的考察，這張圖像其實是乾隆年間岸裡社總通事潘敦仔（亦作「墩仔」）之像，日治時期有關平埔族研究書刊已經

圖1 原版《臺灣通史》的林平侯像

在引用。

圖2 翻印本將林平侯像抽換成潘敦仔像（圖右）

檢閱手頭資料，至少已有第一卷第十號的《臺灣慣習紀事》收錄了此像，且明確交代是「潘敦仔像」；該號《臺灣慣習紀事》在「雜錄」有〈岸裏大社之熟蕃〔請參照卷首圖〕〉一篇，屬於調查紀錄性質，所提卷首圖共有三張，前兩張是關於潘敦仔的，內文有更詳盡的敘述：「本誌之卷首圖所揭示之第一張圖係墩仔之肖像，在其歸附於清國政府之初，扮裝官方賜給通事之衣冠，依據畫工所繪畫墩仔之像，可以想見其人之儀容與

風采。第二張為墩仔行樂之圖，按口碑所傳，他經常乘牛車到郊外逍遙，以大自然作友為樂，此圖乃描繪其實況也。」潘敦仔為乾隆年間極為活躍的岸裡社總通事。康熙55年岸裏社等五社土官阿穆率眾歸化，阿穆之子名阿藍，阿藍之子即為潘敦仔，潘敦仔由土目而擔任總通事，事例殊少，足見他漢化之深，不須藉由漢人通譯，相關史料甚多，此不贅述。

圖3 《臺灣慣習紀事》的潘敦仔像

《臺灣慣習紀事》並交代了所載兩張畫像的出處，說是「此二項畫現仍藏在潘永安家」。潘永安為潘敦仔後代，也是岸裏大社最後一任總通事。兩張畫像仍由潘家繼續保存，但極為老舊，神岡陳炎正兄曾加以重繪，目前許多相關研究都引用此一色彩鮮豔的摹製圖。潘敦仔畫像目前臺博館也藏有「岸裡社頭目潘敦仔畫像」一幀，相貌較瘦，手勢略有不同，或許是日治時期的摹本。

潘敦仔的通事裝扮畫像，因他在1732年（雍正10年），有幫助清廷平定「大甲西社事件」軍功，因此官服補子畫的是武官老虎圖案，而林平侯官至柳州知府，是文職官員，按照清代規制，補子自然使用禽鳥圖案，仔細鉤稽，兩者之間仍有極大的差異。

圖4 旅遊書受誤導錯將潘敦仔當林平侯

原版《臺灣通史》所附林平侯像，原無問題，只因翻印版的抽換，在原版不易一睹情況之下，讀

者容易受到矇蔽，誤引了潘敦仔像，上述《遊園戲夢－林本源園邸賞園手冊》或許不是孤例，其他出版品很可能也會發生。其實本館在省文獻會時代編印「連雅堂先生全集」，其中《臺灣通史》仍恢復了原版三冊模式，林平侯像使用通史原本，讀者或可參考。

古人讀書講究版本，原刊本、精校本，都屬善本書範疇，在文網嚴密的年代，許多著作都因政治因素遭到荼毒，僥倖躲過「禁燬」之禍者，很可能都曾被迫刪版、挖補得體無完膚；膾炙人口的《板橋集》，版面七零八落，便是明顯事例，因此治學者無不重視原刊本的價值。時至今日，文字獄的夢魘固然遠離，而翻印本充斥，擅改原書圖版，又造成另一種傷害，翻印本《臺灣通史》正是這種典型，臨文之際，版本異同，不可不慎！

（林文龍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約聘研究員）

新竹縣新埔鎮「督憲光臨紀念碑」探源

文/黃啟泰

在網路上，一個偶然的搜尋中發現了「督憲光臨紀念碑」（圖1），由網友們的敘述，我覺得它是一個頌德碑，而讓我感興趣的是它像是在敘述一個充滿活力的臺灣農村故事，於是興起採拓碑文的念頭。此碑位在新竹縣新埔鎮往桃園縣龍潭鄉的竹20號縣道路邊，新竹縣新埔鎮巨埔里大茅埔24號之1民宅旁。交通方式可由國道一號從竹北交流道下來後，往新埔鎮方向行駛，約6公里抵達新埔鎮市區，循115縣道接竹20縣道，往大茅埔方向約4.5公里處。石碑高約111公分，寬約67公分，厚約12公分，此碑係由吳濁流的父親吳秀源等人所立，碑身曾斷成三截，碑文尚稱清晰可辨識。今謹將碑文（拓本如圖2）抄錄於後（句逗係由筆者試加）：

圖1 「督憲光臨紀念碑」（作者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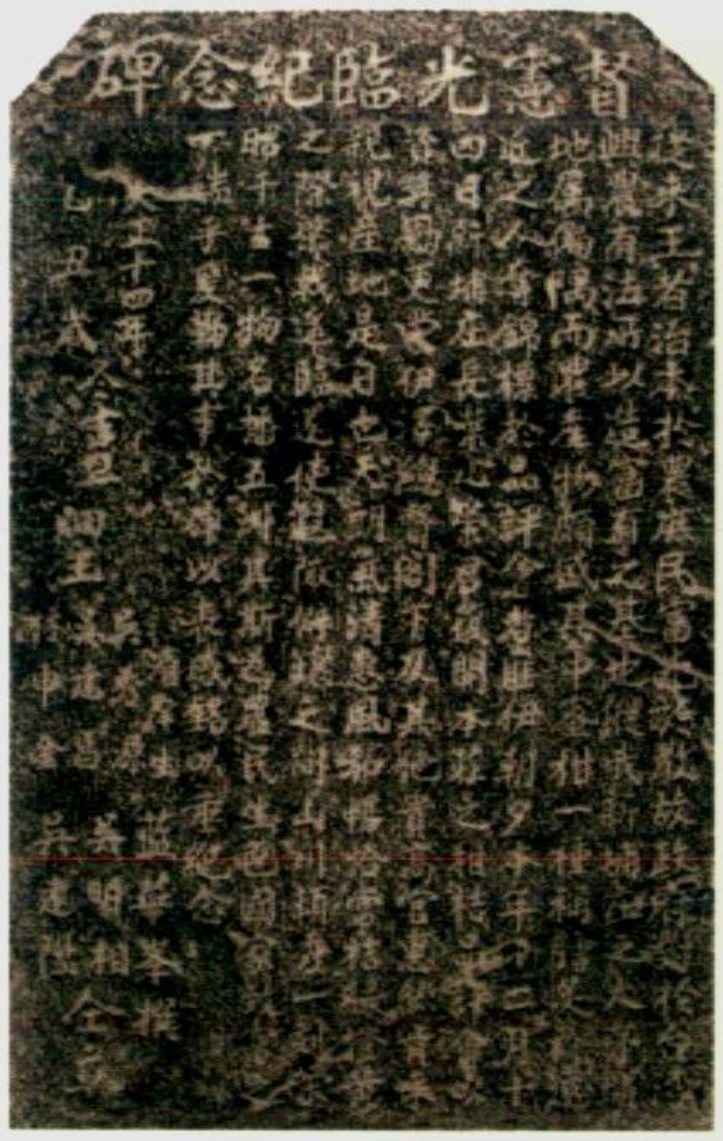


圖2 「督憲光臨紀念碑」拓本（作者拓碑）

督憲光臨紀念碑

從來王者治本於農，庶民富先於教，故政府對於台湾興農有法，所以造富有之基也。縱我新埔庄之大茅埔地属偏隅，而農產物頗盛，其中蜜柑一種，稱膾炙於遠近之人，奪錦標於品評會者，匪伊朝夕。本年十二月十四日，新埔庄長葉心榮君復開本莊之柑桔品評會，以資奬勵。更蒙伊澤總督閣下及其他貴高官惠然肯來，親視產地。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恰當桔綠橙黃之際，棨戟遙臨，遂使遐陬僻壤之間，山川頓秀，一刻榮昭千古，一物名播五洲，其斯為農民生色、國家致富之一端乎。爰勒其事於碑，以表感銘，以垂紀念。

清庠生藍華峯撰

大正十四年

吳秀源
吳建昌　吳明相
林申金　吳建陞

乙　丑　歲　冬吉旦　佃主　　仝立

碑文記載的是在日治時期，大正14年（1925）12月14日，新埔庄庄長葉心榮舉辦新埔庄之柑桔品評會，蒙當時之台灣總督伊澤多喜男（いざわたきお，係第十任臺灣總督，1924～1926）及其他官員光臨視察，新埔庄民喜悅之情溢於言表，總督的光臨，使新埔名產柑桔的名聲遠播，更為農民增加財富，為表感謝總督及長留紀念計，於是由藍華峯撰文，勒石紀念。通篇碑文，言簡意賅，借物寄情，文辭優美，實是上乘佳作，使人不禁對當時的新埔庄甚為好奇。於是藉由當時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從中找尋蛛絲馬跡，還原場景，果然略有所得，以下就將整理所得與讀者分享：

本碑記載之柑桔品評會係與該庄水稻競作會一起舉辦（本文僅敘述品評會而不及於其他細節），由新埔庄長葉心榮籌辦，原訂於大正14年（1925）12月12、13日在新埔公學校講堂舉行。為配合伊澤總督視察行程而展期至14日開會。又，新埔庄內風雅之士為配合此品評會也蒐集古今名人書畫及蘭花數十種盆栽陳列於會場供

人觀賞。在品評會前，曾於大正14年6月21日邀集柑橘栽培家百餘名於新埔俱樂部開各技術員講習會，並由島田技師講授柑桔栽種方法及其他注意事項。隨著日子接近品評會，官僚系統也動作頻仍，應是為伊澤總督視察預作準備，分別是12月11日新竹州古木知事視察新埔柑橘園，隨行者有勸業課長、石塚技手、宇佐美庶務課長；12日早上新竹州內田內務部長視察新埔庄柑橘園，隨行者有島田州技師、大橋郡守、新埔庄長等，下午，內田內務部長等一行人即參加品評會褒賞授與式（頒獎典禮），本次品評會得獎柑橘園有范石火（鹿鳴坑，一等）、吳芳泉（太平窩，二等）、林申金（大坪，三等）等人，柑橘團體一等大茅埔區，二等五分埔區，三等鹿鳴坑區。伊澤總督此次南下新竹州的行程，主要是視察茶、柑橘，其次是藉機了解山間農村的狀況。伊澤總督於12月14日早上8時40分由平山秘書官等人陪同從台北出發，在中壢郡平鎮驛下車，並視察茶葉試驗所，而後乘臺車至新埔庄後，先行視察范石火及吳建昇所經營之模範柑橘園，於下午二時再到新埔公學校巡視開會中的柑橘品評會及水稻競作會。經由此次總督光臨柑橘品評會並視察模範柑橘園後，新埔凸柑的名聲及價格在內地（指的應是”日本”）及南部各處皆大為提升，新埔住民因此感念伊澤總督福蔭之德，所以在大正15年2月10日，大茅埔人吳明相、吳建昌、吳建尚、吳秀源

等人提出立碑構想，並與新埔庄長葉心榮商量後，決定向當局提出立碑之請求。此碑由吳秀源、吳明相、林申金、吳建陞四人共同支應建碑費用，碑址位於新埔庄大茅埔吳建昌之柑橘園附近，即當初迎接總督光臨之園地。此碑建設完竣後，於大正15年11月1日早上11時舉行揭幕式，當天與會來賓有大橋郡守、島田州技師、林秀實新埔分室主任及照門校長等共約60餘人參加，先由葉心榮庄長致詞，次由保正吳明相報告工事，然後大橋郡守、島田州技師等來賓致賀詞，典禮至中午結束。

依據新埔鎮誌記載，明治43年時，新埔柑橘果樹面積達140甲；至昭和6年時，新埔柑橘產量已佔新竹州全州之百分之六十五，可見新埔庄當時種植柑橘真是非常流行，而本事件主角葉心榮，光緒7年生於照門石門的農家子弟，於大正13年至昭和9年間任職新埔庄長，長達11年之久，任內勇於任事，建新埔大橋（昭和2年建，昭和4年竣工）、創建「新埔庄有限責任信用購買販賣利用組合」（昭和4年，新埔農會前身），這次伊澤總督視察的行程雖然不止新埔一處，但能到新埔，即是日本官方對葉心榮經營地方的肯定，由此可見當時新埔旺盛的基層活力。

（黃啟泰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採集組辦事員）

花蓮縣萬榮鄉的馬遠（馬候宛）舊部落

文：潘繼道** ／攝影：黃郁清

一、前言

花蓮縣萬榮鄉的馬遠村，是鄉內面積最大的村子，也是東臺灣以布農族（Bunun）丹社群（Take Vatan）為主要族群的唯一村落。

日治時期，馬遠屬於花蓮港廳鳳林支廳、鳳林郡管轄的「蕃地」，日人稱為マホワン（Mahowan），據說是從布農族語Mashihuan轉音而來。地名稱為Mashihuan，有二說：一是因為布農族人的祖先自丹大溪（今南投縣信義鄉）遷徙至馬遠附近時，族人說此地跟丹大溪「很近」（Mashihuan）而得名；另一說法，是因為族人搬到這裡時，距離肥沃的平地很近，因而稱

** 感謝瑞穗鄉解說員協會黃家榮先生於2009年2月25日提供的馬遠舊部落資訊，使筆者能於5月29日完成踏查。

當地為Mashihuan。[1]

另外，也有主張是稱為Mahowan（或Mahuwan）的，意思是指「有木箱之地」（Mahowan），據說以前這裡有住屋失火，屋內有木箱，並藏有貴重物品，家長乃急忙奔入搶救，但不幸地慘遭燒死，族人為表示不忘記這樣的教訓，因而命名為Mahowan。[2]戰後，漢人則音譯成「馬遠」，並沿用至今。

馬遠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部落位置；而馬遠的布農族人，於不同時期也有不同的遷移考量；其遷徙有來自部落的自由遷移，也有國家的主動介入，因此，在馬遠村產生舊部落與新部落，並且有國家介入部落後所留下的痕跡。本文即為您介紹馬遠舊部落，及其仍可見到的日治時期遺跡。

二、馬遠舊部落的位置

從花蓮市走臺九線往南，經過瑞穗鄉富源村、富民村、跨越馬蘭鉤溪橋後，不久即可見到臺九線265公里的道路

圖一　花蓮客運「馬遠分校」站牌

1　楊盛凃，〈萬榮鄉〉，載於施添福總編纂、潘文富等撰述，《臺灣地名辭書　卷二　花蓮縣》（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5），頁377。

2　駱香林主修，《花蓮縣志　卷二　總記・疆域》（花蓮：花蓮縣文獻委員會，1983），頁82。

標誌，再往前不到100公尺，就是花蓮客運「馬遠分校」站牌及往「馬遠社區」指示牌的位置，這裡是臺九線與進入萬榮鄉馬遠村舊部落道路的交界點。

圖二 「馬遠社區」指示牌

離開臺九線往西走，從東線鐵路的下方通過，接著在第一個路口右轉，並沿著道路前進，即可進入「馬瑞產業道路」。這條產業道路蜿蜒於馬遠山（打馬烟山、打馬燕山），可以前往「省政府民政廳土地開發處」的農場試驗區、華國石礦場及晏全石礦場。

由臺九線入口處走1.3公里的產業道路後，通過已廢棄的第一個入山檢查哨；再往前至2.65公里處，見到第二座廢棄的檢查哨；沿著山路，左側可見到花東縱谷、馬蘭鉤溪溪流與河谷，在距入口處3.6公里左右的地方，即是馬遠舊部落日治時期遺跡分佈的地區。

圖三 第一座廢棄的入山檢查哨

圖四　由「馬瑞產業道路」岔路往上前進

圖五　第二座廢棄的入山檢查哨

戰後至今，布農族人稱此地為「民政廳」（舊駐在所一帶），雖然在當地已經見不到與「土地開發處」的相關廳舍，但地圖上仍標示著「民政廳土地開發處」。[3] 鄰近地區，在日治時期曾有數個集團移住的小部落存在。

3　周宇廷發行，《大花蓮・臺東市縣地圖集》（臺北：大輿出版社，2002）。

三、馬遠舊部落布農族人的遷移

據昭和6年（1931）調查、昭和13年（1938）刊行，由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撰的《高砂族調查書》（五）中，記載マホワン社位於虎頭山東方、媽蘭鉤溪（馬蘭鉤溪）上游兩岸，標高600尺至4000尺，大致為傾斜地，缺乏平坦地。其乃散在拔子派出所（今富源派出所）西方約200町、5里及西北方35町三個地點。其原居住地，位於臺中州新高郡カトグラン社（Katoguran，郡大溪與巒大溪合流點的東北方，5350尺無名山北面的山腰），約在清光緒7年（1881），因追求適合耕作的土地，而遷移至コソン社（Koson，今卓溪鄉立山村）附近。由於當地已有其他布農族人，無多餘的土地，乃北遷至馬遠等地。明治41年（1908）遭遇太魯閣族木瓜群的襲擊，造成族人傷亡，有些逃回西部，或進入今卓溪鄉山地。[4]雖然這群族人不是經由國家操縱進入東臺灣，但在後山族群競爭的過程中，遭遇困難，甚至挫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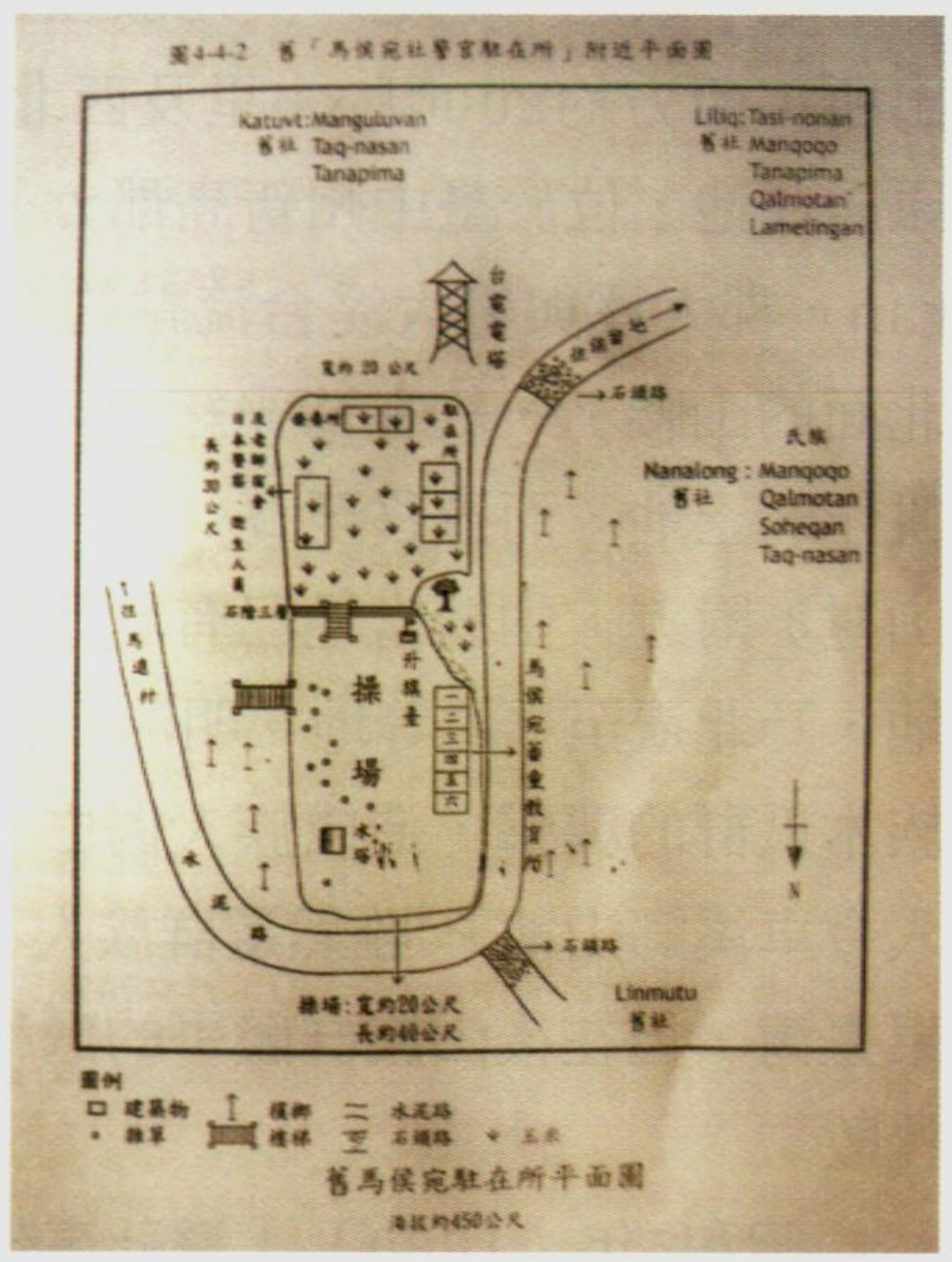
昭和5年（1930）「霧社事件」之後，日本當局更強化對蕃地原住民族群的控制與教化，因此，又一批丹社群布農族人前來東臺灣，不過，這群族人並非自願遷

4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高砂族調查書》（五）（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1938），頁167、428。1尺為0.30303公尺，1町為109.09公尺，1里為3927公尺。

徙，而是在國家力量的操控下，踏上離鄉之路。

在昭和12年（1937）10月所調查製作的《既往ノ蕃社集團移住狀況調查》中，記載マホワン社於昭和8年（1933）從臺中州新高郡丹蕃（丹社群）之中開始進行集團移住，並於3年後的昭和11年（1936）完成部落的集團移住。[5]

據鄭安睎於2000年訪談當地布農族耆老馬連淡時，提到昭和9年至12年（1934-1937）為止，丹社群主要移住的方向可分為兩股；往東移住者，沿著「關門古道」東段，約走3至4天，橫越中央山脈之中段，移住馬候宛（馬遠）舊部落。最初的移住地有三個地方，分別



圖六　舊部落位置圖　翻攝自鄭安睎，《日據時期布農族丹社群遷移史之研究（1930～1940年）》，頁145。

5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既往ノ蕃社集團移住狀況調查》油印本（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37），頁5。

為Katuvt、Liliq、Nanalong三個大集團，如果再加上原來已定居在馬候宛的丹社群與巒社群族人（稱為Linmutu），四個集團分佈範圍大約在「舊馬候宛警官駐在所」的四周高處坡地。依馬連淡所述，並參照鄭安睎踏查後所繪製的地圖，Katuvt一地位於駐在所的正南方，Liliq位於西南方，Nanalong位於西側，Linmutu位於西北側，也就是說，日治晚期從丹大溪流域遷來的族人，與原本就住在當地的族人領域並不重疊。[6]

四、日人在馬遠舊部落的控制與教化設施

日本當局在昭和8年（1933）丹社群集團移住前，由拔子派出所負責鄰近山地布農族人的管理。而在該集團移住形成新部落後，應該會設立マホワン警察官吏駐在所以便治理。果然在昭和9年（1934）所記錄的警察監督區鳳林支廳馬太鞍監視區中，第一次出現マホワン警察官吏駐在所，因此筆者推定其設置應該是在昭和8年至9年之間（1933-1934）。[7]

6 鄭安睎，《日據時期布農族丹社群遷移史之研究（1930～1940年）》（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0），頁144。由於鄭安睎所繪製的地圖，北方位於下方（地圖座標南方的位置），以致於在文字描述時，把相關方位寫錯了，將Liliq位置寫成在駐在所的東南方，Nanalong位於東側，Linmutu位於東北側，如此，部落將不會是在駐在所四周的高處坡地，反而是在附近低處的斜坡。

7 花蓮港廳編，《昭和九年花蓮港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花蓮：花蓮港廳，1935），頁137。

警察官吏駐在所建立後，接著就會在附近，或其一隅成立蕃童教育所。在昭和11年（1936）刊行的《花蓮港廳第十九統計書》，記錄昭和9年（1934）1月25日於マホワン駐在所的所在地設立マホワン教育所。同年（1934）11月2日，也認可於駐在所位置設立マホワン蕃產交易所，並於11月10日開始營業。[8]

日治時期日本當局的初等教育，乃因人因地制宜，因此，在蕃地兒童的教育部分，乃由警務系統負責思想教化，甚至連教育所畢業後的「青年團」，也是由警察官吏駐在所的警察來擔任。而蕃產交易所的設立，乃希望藉由警察的控制，慢慢改變原住民的生產模式與謀生技能，轉而從狩獵走向農業生活。[9]換言之，蕃地警察所扮演的角色，比平地來得重要，其權力與職責更大，除開治安、教化、蕃產交易之外，還必須負責授產、衛生維護、規勸集團移住、勞役徵調、改善舊俗……等工作，他們甚至可以指揮部落的領導人與長老，是蕃童教育的教育者、部落的監督與指導者，甚至在日治末期的戰爭時期，警察可以藉由青年團來掌握部落狀況，影響、動員原住民青年加入「高砂義勇隊」或是志願兵

8 花蓮港廳編，《花蓮港廳第十九統計書》（花蓮：花蓮港廳，1936），頁43-44。

9 潘繼道，《國家、區域與族群—臺灣後山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的歷史變遷（1874-1945）》，東臺灣研究叢刊之八（臺東：東臺灣研究會，2008），頁282-288、301、332-338。

等，為日本帝國作戰。[10]

目前在馬遠舊部落，仍存在日治時期駐在所與教育所的相關遺跡。在馬瑞產業道路「馬遠山高支」（電線桿）54至56的位置，正是マホワン駐在所與教育所的位置。

日治時期馬遠村的馬連淡，曾於マホワン教育所接受初等教育，據鄭安睎對他所作訪談，及親自踏查後所繪製的地圖，我們可以知道舊址分為上、下兩個平臺。在地圖中所標示的部分，與馬連淡所描述的大致吻合，駐在所位於上方平臺的西側，面對著樓梯的是療養所（或衛生室，座落於平臺南側），東側則有警察、療養所等的宿舍。舊址上方平臺，長約30公尺，寬約20公尺；下方平臺長約40公尺，寬約20公尺。

兩個平臺之間，有座水泥石階梯相通，上方石階旁的水泥門柱上刻有「昭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建設」，鄭安睎推測這排文字是代表駐在所的新建日期；至於下方平臺，也有對外出入的水泥石階梯；駐在所下方的平臺，是教育所的操場及升旗臺（或是司令臺），馬連淡提到下方的教育所有6間木造房屋供布農族學童讀書。[11]

10 潘繼道，《國家、區域與族群—臺灣後山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的歷史變遷（1874-1945）》，頁398-399。

11 鄭安睎，《日據時期布農族丹社群遷移史之研究（1930～1940年）》，頁145-146。但是，鄭安睎於文字描述時，把東、西側弄反了，與地圖正好相反，變成了駐在所在平臺的東側，而宿舍跑到西側。

筆者於2009年5月29日實際到現場勘查，發現上平臺長滿雜草，下平臺種植玉米等作物；地上可以見到一些鋼筋水泥的遺跡，但無法確定是日治時期或是戰後所遺留下來的痕跡。

圖七　長滿雜草青苔的石階梯與駐在所門柱

圖八　右側門柱上刻著「昭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建設」

連接兩個平臺的石階梯，鄭安晞論文記為18階，筆者撥開玉米及旁邊長得快跟人一樣高的草叢，實際走了一下，應該是24階；從下平臺往上平臺走，可見到左右兩根水泥門柱直立著，右側石柱上「昭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建設」的字樣，依舊看得清楚。

走到上平臺，繼續往前、越過產業道路，見到由鋼筋水泥所建造的升旗臺。這座升旗臺位於駐在所後方，先走上17個小石階梯，接著有一個小平臺，再來是8個小石階，然後是旗竿座，其高度相當高，相當雄偉且完

整，想必在「日の丸」旗升起時，鄰近地區都可以見得到。由於教育所與駐在所鄰近，教育所的老師又是由警察來擔任，因此，這座升旗臺可能是駐在所與教育所等單位所共同使用的。

圖九　上平臺駐在所舊址

圖十　從升旗臺的小平臺看旗竿座

瑞穗鄉解說員協會黃家榮的部落格中，提及曾經問到當地的阿姨等人，他們說當時教育所的設計是木造教

室在下方平臺，而上方平臺則是設計為學童的操場，[12]或許這是戰後初期的轉變吧！因而當地人對遺跡的印象只剩下教育所，而少了駐在所；但曾經唸過教育所的馬連淡，在其記憶中則完整地呈現駐在所與教育所的樣貌。

五、戰後再次的部落遷移

戰後的1946年5月1日，マホワン教育所更名為「花蓮縣馬遠國民學校」，校舍仍在舊部落平臺上。1955年，國民政府有鑑於馬遠舊部落交通不便，乃補助村民營建新村，馬遠國校、馬遠派出所隨即遷移到鄰近瑞穗鄉富民村的新聚落，[13]而這個聚落仍稱為「馬遠」；而原來族人散居的馬遠山區，則稱為「東光社區」。[14]

六、結語

今天馬遠舊部落附近，主要以玉米、南瓜、山蘇、檳榔、竹林……等作物的種植為主，偶爾點綴著花朵，當作物、花兒生長，並迎風搖曳時，感覺非常的舒服。

---

12 2009/2/23重回馬馳彎教育所 http://tw.myblog.yahoo.com/mmauve19/article?mid=13258（參閱日期2005年2月25日）。

13 申慶璧總編纂，《續修花蓮縣志 卷十三 文教》（花蓮：花蓮縣政府，1995），頁165。

14 康培德總編纂，《續修花蓮縣志（民國七十一年至民國九十年）—族群篇》（花蓮：花蓮縣政府，2005），頁47。

而從日治時期駐在所、教育所等的遺跡往下方遠處看，在天氣好的時候，可以遠眺花東縱谷的北方、海岸山脈及馬蘭鉤溪河谷風景，在青山綠水的映襯下，景色非常優美。

至於駐在所、教育所等的遺跡，仍靜靜地在那裡陪伴著從事農作的族人，並等待著部落的人連結他們的記憶。舊部落的日治時期遺跡，如果能夠好好保存，相信可以讓布農族的孩子更認識祖先的艱辛，繼而珍惜現在，熱愛自己的族群，熱愛自己生長的土地。

（潘繼道　國立東華大學鄉土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黃郁清　花蓮縣立國風國中歷史教師）

《雞籠生漫画集》第二集介紹*

文／王嵐渝、李榮聰

臺灣漫畫起源

臺灣漫畫在廿世紀初的日本統治時代，即受日本「潑克」文化的影響而發行《臺灣潑克》期刊，但臺灣漫畫家仍對本土的意識濃烈，創作均富有道地的地方色彩。1927年楊國城與陳繼章二人繪製一幅臺灣總督立於資本城之政治漫畫，而遭處分。1930年代因日本兒童漫畫的興起，陳定國、王朝基、陳光熙、洪晁明及許丙丁等亦受日本流行漫畫影響而創作，如洪晁明的《建設阿婆》及許丙丁的《現代封神榜》。1935年雞籠生（原名陳炳煌）出版《雞籠生漫畫集》為臺灣第一個出書的漫畫家。[1]

---

* 原載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電子報第22期 （民國98年1月22日出刊） 補充陳炳煌生平事蹟後刊登本刊。

1 洪德麟，《臺灣漫畫四十年初探》，頁36。李闡，《漫畫美學》，頁115。

陳炳煌—台灣第一個出書的漫畫家

陳炳煌，明治36年（1903）出生於基隆，故取筆名「雞籠生」。就讀小學時即對繪畫有著極為濃厚的興趣，早期中秋月餅和香煙盒裡都附有圖卡，他常臨摹上面的人物、花鳥，幾可亂真，常獲長輩們的贊賞。由於父親經商之故，大正5年（1916）起就讀福州的「鶴齡英華書院」兩年，再轉學到香港「拔萃書院」，尚未結業父親就帶他前往安南、星島、爪哇、婆羅洲、蘇門答腊等地，作長期觀光旅行。昭和2年（1927）上海「光華大學」畢業，昭和4年（1929）進入美國紐約大學就讀，並開始為校刊畫諷刺美國社會漫畫，算是他漫畫生涯的起步點；在大學時代雖也畫畫，但多係為校刊畫些插畫或作壁報刊頭而已。昭和5年（1930）取得紐約大學碩士學位取道歐洲返回上海，昭和6年（1931）任台灣新民報上海支局長，陸續在該報的文藝版上，發表：海外見聞錄、大上海、百貨店與雞籠生漫畫集（1935年）。

民國34年（1945）陳炳煌攜眷返臺，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交通處專門委員之職，負責日本人船隻的接收工作，並負責籌備台灣航業公司。民國39年（1950）參與第一屆縣市長選舉，與林番王、謝貫一角逐基隆市長，不幸敗北。民國40年到52年任豐年雜誌編輯工

作，並以副社長卸職，此後轉至榮星保齡球館、台灣旅行社擔任總經理，退休後僑居美國，九十高齡時還常常旅行世界各地寫生。陳炳煌不僅有「畫名」，也有「文名」，雞籠生的文、畫，有口皆碑。卒於民國89年（2000）。[2]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典藏《雞籠生漫画集》第二集

民國43年（1954）《雞籠生漫画集》第二集出版，據名畫家牛哥（本名李費蒙）在本書的「序」稱：「雞籠生是為業餘（AMATERU）的作家和漫畫家，同時也是蒐集家（AUTOGRAPHS FAN）。他所學雖然不是文學，生平也沒有進過美術學校，也未曾拜過名師，但天性好動，喜歡遊歷、寫文章、繪漫畫。光復後，他到過日本，新近，又去金門。現在他將遊日本時所作的漫畫，在金門寫生的幾幅鉛筆畫，

2 中央廣播電台，臺灣小百科：第一本漫畫集—《雞籠生漫畫集》http://www.rti.org.tw/big5/taiwan-encyc/060410.aspx
洪德麟老師開講：《漫畫歷史》http://www.comicart.com.tw/main/3/04.htm
走讀臺灣—基隆市中正區：人物篇-陳炳煌http://readtw.ncl.edu.tw/readtw/town_html/10017/page5-5.htm
基隆第一 05：全台第一No.1漫畫家—陳炳煌-Nature Campus http://nc.kl.edu.tw/bbs/showthread.php?t=9670
許進發撰，陳炳煌 http://nrch.cca.gov.tw/ccahome/website/site20/PPDFiles/0839.pdf 基本資料：參考莊永明，《臺灣第一》第2輯，1985。
國立臺灣文學館，2007臺灣作家作品目錄雞籠生（本名陳炳煌）http://www3.nmtl.gov.tw/Writer2/writer_detail.php?id=2542

再加上日常的見聞、感想及歷年所集簽字的人物漫畫（AUTOGRAPHED CARICATURE）等一百多幅，編成單行本，自己投資印刷、發行。」[3]

雞籠生本人對本書也作「幾句說明」：「本集是將已刊登在『自由談』和『豐年』等刊物上，及尚未發表的漫畫，編成為冊，內容包括著：金門風光、寶島名產、職業婦女、山地習俗、東遊速寫、農村漫畫、都會百態、名人簽字等篇。……名人簽字，其中許多簽字者已作古人，有的是新近蒞臺的友邦人士。從各人的簽字，可以想像到簽字者的性格，再由插畫可以看出各人的國籍、風度和面貌。」而陳炳煌在本書頁90標示「簽名紀念冊」之主題，自稱：「作者從小就喜歡蒐集名人的簽字，茲將歷年所集的一部份，分門別類（如政治家、外交家、教育家、聞人、軍事家、運動家、電影明星等）並加上簡介，刊載於本集，以供同好者的鑒賞。」本集特選出29幅名人簽字及插畫，生平事蹟都作扼要介紹，像日本電影明星李香蘭，日名山口淑子，生長北平，說一口流利的中國話。李麗華，原籍北平，生於民國十三年農曆七月十七日，父親名字李桂芳，祖母是孔夫子直系後代，所以家規很嚴，堪稱對她們的出身

3 雞籠生編著，《雞籠生漫画集》第二集，陳炳煌發行，台北市，東方出版社，民國四十三年七月。

背景如數家珍，也可看出雞籠生平日對自己的歷年蒐集「名字簽字」和插畫的用心及自我肯定。如今來觀賞雞籠生的漫畫，既可觀賞當時臺灣社會百態、日本戰後社會樣貌，也可瞭解某些名人重要生平事蹟，實可當作珍貴的文獻史料來研究。本刊披露其中幾幅插畫，亦能窺見作者博聞多能及觀察力之敏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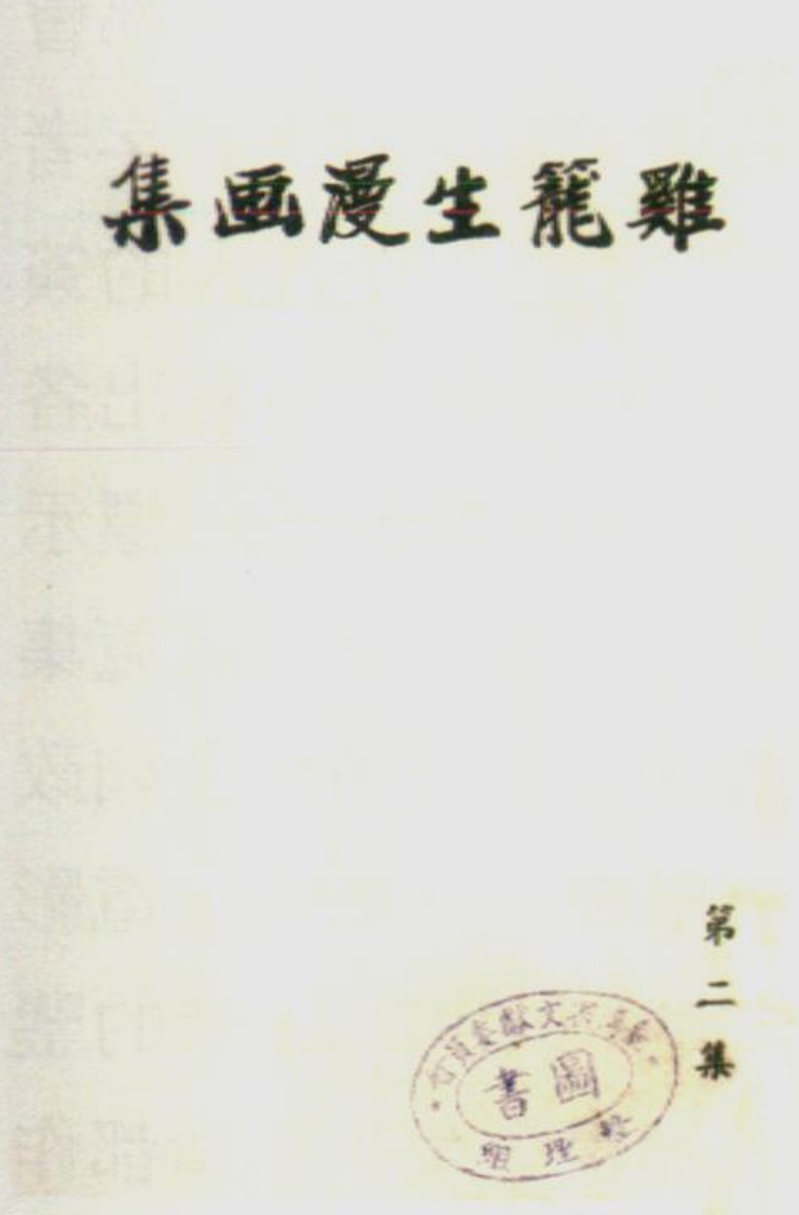


圖1 《雞籠生漫畫集》第二集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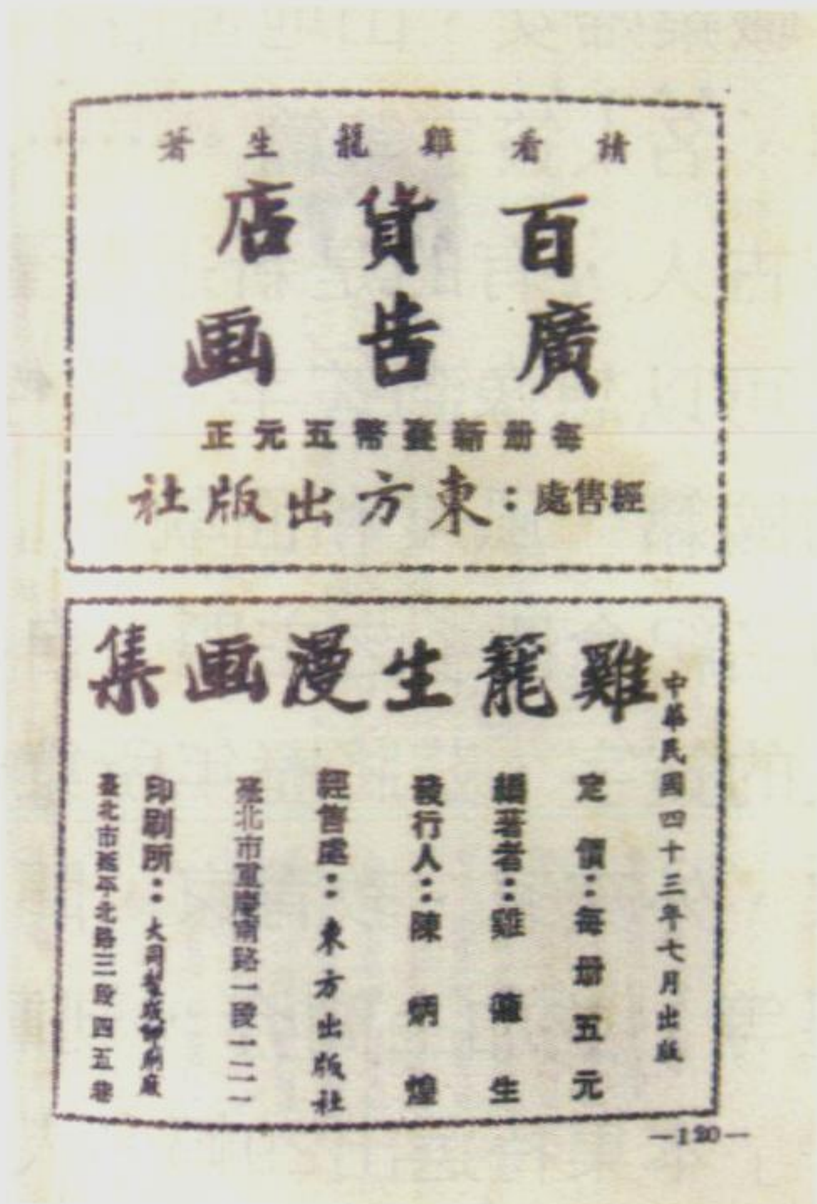


圖2 《雞籠生漫畫集》第二集封底

圖3 金門風光四幅：水頭塔、婦女與馬、旅客與驢、欽旌節孝碑

圖4 山地習俗二幅：刺青、織布

農村漫畫之一：

雞籠生選用民間傳唱已久的「病子歌」（也有稱「十月懷胎歌」）[4]，其中描寫懷孕第八個月的孕婦「面憂憂」，丈夫問她想吃什麼？太太說：「愛食麻豆文旦」。圖中人物孕婦穿著農村花仔衫挺著大肚子腳著木屐，男的也是著本島衫仔，褲管挽起赤腳，右手叉

圖5 農村漫畫之一：臺灣民謠

4 鐘珮煖：〈田螺吐囝為囝死—閩南孕產文學內容探悉〉http://203.64.42.21/giankiu/GTH/2006/TSIT/lunbun/2-5

腰左手扶著柚樹而踮起右腳，搭配八月中秋月正圓，及結果累累的麻豆文旦，人物儀態表情顯得悠閒，不像害喜之苦，反而洋溢著兩人即將當爸爸媽媽的喜悅。這幅以黑底白線勾勒出圖案，線條簡潔而意象明晰，頗有版畫的視覺趣味。

農村漫畫之二：

ＤＤＴ和ＢＨＣ是兩種「有機氯殺蟲劑」的簡稱，曾經是臺灣農業經營為了消滅害蟲提高生產力和降低農作物損失率而常噴灑的殺蟲劑。由於後來發現此類「有機氯殺蟲劑」使用後不易分解，會長期殘留環境介質中，不但破壞生態體系，且影響人類健康甚鉅，臺灣已禁用多年，但是為恐殘留於河川底泥，因此迄今仍是農政環境衛生單位追蹤、監測的課題之一。[5]雞籠生藉著這兩種眾所熟悉的殺蟲劑威力，要撲滅當時少數囤積和投機份子哄抬物價的弊病，以及臺灣人民平時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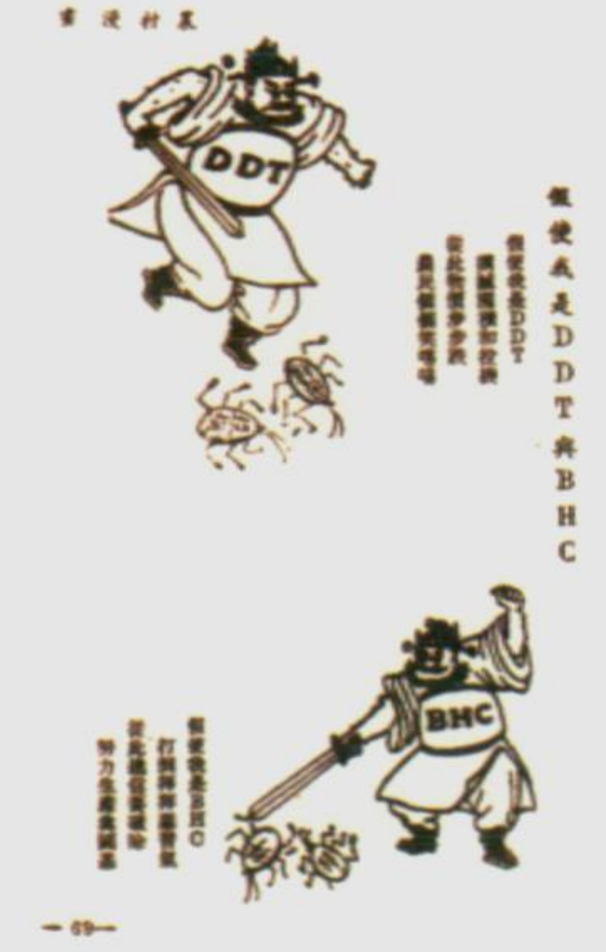


圖6 農村漫畫之二：假使我是DDT與BHC

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試驗所網站「利用氣相層析質譜儀同時分析20種有機氯殺蟲劑」http://vettech.nvri.gov.tw/Articales/report/890.html

吃儉用，遇到拜拜則鋪張浪費的陋俗。畫面以類似鍾魁持劍斬妖的姿態，斬滅「囤積」、「投機」、「拜」、「拜」等四隻吸血蟲。

名人簽字五幅：（圖7－11）

圖7 胡適：中國新文化運動之先驅，當時任職美國普靈斯敦大學，擔任該校研究所教授兼季氏藏書館館長

圖8 于右任：監察院長

圖9 卓別林：世界滑稽大明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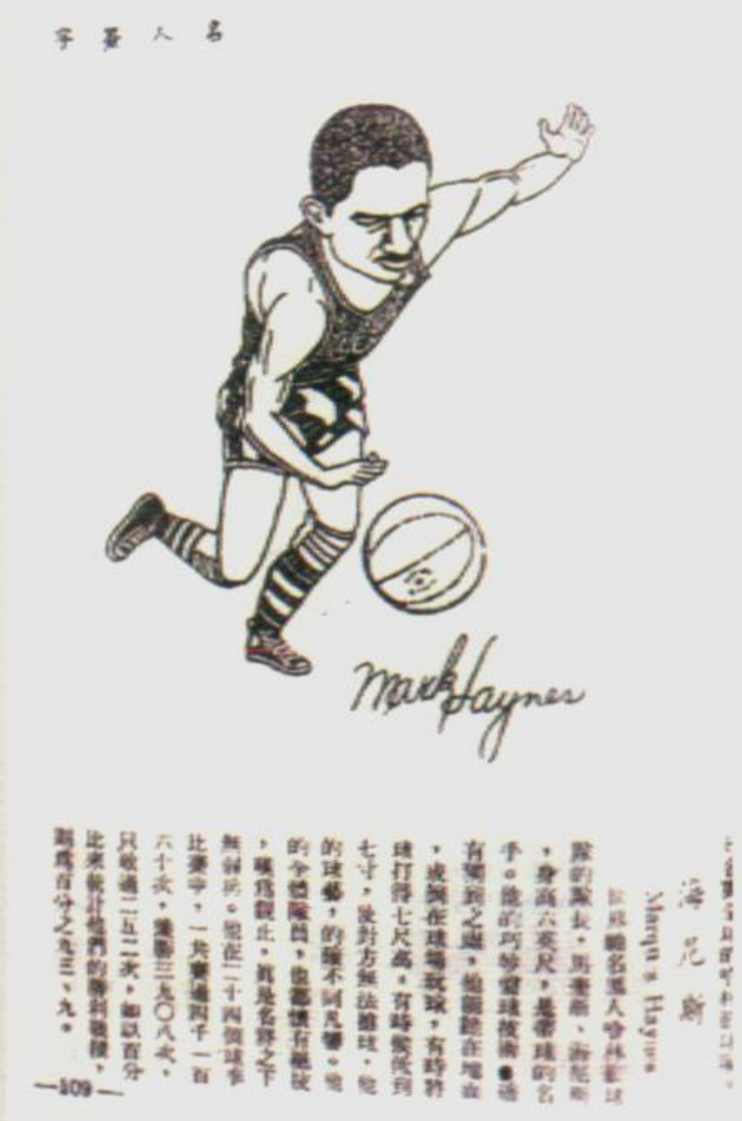


圖10 ：世界馳名黑人哈林籃球隊隊長

圖11 尼克森：美國副總統

（王嵐渝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科員）
（李榮聰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助理研究員）

清水鎮的大油庫—越戰歷史見證

文/圖 陳文樹
陳正和

清水油庫文化遺址區的爭取設置

十年前起，文化界人士數度向文建會提出，就位於台中縣清水鎮的大型舊油庫要求設置「清水油庫文化遺址區」，終於獲得通過之事，迄今甚多國人仍不清楚它的緣由經過，即使是附近鄉鎮的居民、尤其是年輕之族群亦少有能深入明瞭者。當年，為配合興建清泉崗機場及鄰近之七座大油庫而執行的原住戶遷徙方案—「陽明山計畫」，曾造成地方上的人口流失，不過近些年來倒是漸有回流現象；迄今，清泉崗機場依然固若金湯，但卻僅存有一座廢棄斑駁的圓體巨型油庫，舊油庫旁邊則於民國88年左右蓋起了一座國小—大楊國小的遷建新校。遺留的油庫乃是台灣間接參加越戰的重要建設遺址，在越戰結束後的34年，油庫依然是訴說此段滄桑歷史的具體明證。

這些建於民國五〇年代期間、供作儲存飛機戰備燃料的七座巨型油庫，係自民國七〇年代後期起分階段被陸續拆除，最後一座油庫原亦訂於89年3月中旬時發包拆撤，然而在即將拆掉該座碩果僅存的「末座廢油庫」之際，諸文化團體如「牛罵頭文化協進會」（牛罵頭為源自原住民語的清水古地名）紛紛挺身奔走，呼籲搶救油庫，同時要求設立遺址區。後經文建會、國防部、台中縣政府暨各文化團體審慎討論，決議予以保存作為歷史見證，俾能兼顧地方開發與文化資產保存的成果，共創多贏。目睹該座僅存之廢棄巨型油庫，固有英雄遲暮或宮娥白髮、不堪回首話當年之嘆，但依然可以遙思昔日它在儲備、供應航空油料上所承負的重大使命。同一時期的台灣各地，類似之情形與爭議屢見不鮮。此等事例，端在究宜著眼於維護古物、保存文化與更新改建，俾能發揮更大效益之間，作最適當的取捨，惟其作法應符於規定，使得具有珍貴歷史價值的建築物，得依循完善的程序，評鑒是否應予保存，以發揚承先啟後、教化來茲的功能。

繼空軍清泉崗基地之後，而建造的七座巨型油庫

韓戰之後，中美雙方於1954年12月簽定「中美協同防禦條約」，隔兩年即1956年8月，政府根據協同防禦條約實行「陽明山計畫」。該計畫和台北的陽明山並無

關連，而是擴大興建日治時代所闢設，原本位於台中縣沙鹿、清水和大雅等鄉鎮交界處一片山崗上的「公館軍機場」，使其成為設施完備的空軍基地。此計畫需徵收大肚山台地1,400公頃的土地，同時將台地周遭涵蓋沙鹿鎮、清水鎮、大雅鄉以及神岡鄉等472戶之居民，集體遷徙至台中縣新社鄉、石岡鄉仙塘坪和南投縣魚池鄉、埔里鎮大坪頂…等地。1959年11月7日，斯座號稱是遠東最大的空軍基地建竣啟用，其堅實的跑道和停機地面足可停降重型運輸機和轟炸機。

1966年1月起，越戰逐漸升高戰勢，清泉崗機場被美國選列為美軍轟炸北越的中繼補給基地，美軍旋於當時沙鹿鎮北邊、神岡鄉西側的清水鎮境內之海風里、東山里、楊厝里和吳厝里交界一帶，與機場直線距離約兩公里處興建七座面積共為16公頃的油庫（以上四個里即當地民眾通稱的「大楊地方」，油庫所在區則屬小型台地之地形），此乃基於宜將機場和油庫分隔開來，以確保安全所作的抉擇。每座油庫的設計和建造方式均相同，其建築基地皆呈正方形，即東西向和南北向皆是78公尺長，且均有以防火磚砌造、高度2.5公尺的防溢堤（兼作圍牆）；油庫槽體直徑約28.4公尺，高約16公尺，槽體外環階梯有66級，鋼板厚度0.9－1.5公分，專供越戰期間美軍B52轟炸機及數種護航戰鬥機加油之需；此外，美國C－130力士型運輸機亦於不久後進駐台

灣清泉崗機場，以支援對北越作戰之運補物資輜重，必要時亦可於本機場迫降B－52轟炸機。

在過去大力宣揚「保密防諜」、「反共至上」的年代，媒體皆難有管道採訪、播報有關巨型油庫之建造，以及清泉崗機場投入支援美軍進行越戰之經過，國人也很知趣的置身事外，未便多加過問，而且每座油庫均由幾乎呈正方形的防溢堤所圍繞，兼可防止從附近經過者窺視到它的概況，因而以往縱有外地訪客驅車行經該處，卻無法一睹實況。而因為施行「陽明山計畫」被徵收土地，必須遷移的住戶雖然頗不甘心，卻也只能無奈的離走他鄉，在那個聚眾視同作亂的專制年代，可沒有抗爭甚至丟雞蛋、撒冥紙的作為。只是七座油庫之形體畢竟極為龐大，因而附近民眾多少還是可以知道若干情事。唯在越戰結束、中美斷交，連帶的中美協防條約失效之後，清泉崗機場的戰略地位、戰術佈防和儲存戰備用油的方式均曾略作調整，原來清泉崗機場所附設於清水境內的巨型油庫自然不免遭到廢棄拆解，猶如前塵往事般地走入歷史。

設立於原來兩座油庫舊址區的「大楊國小」

由於清泉崗機場的擴建，民國45年清水大楊國小只好遷移至楊厝里，48年再次遷址至海風里，嗣後長達卅餘年的歲月，莘莘學子暨地方居民在各類戰機頻繁飛

掠的危虞和強烈噪音的侵擾下，勇敢面對，堅忍度日。民國78年起，海峽兩岸和世界各地的局勢均發生重大轉折，不再冷戰對峙或武力對抗，兼以七座老舊的大油庫已不復有原定之用途，國防部和空軍總部遂決定分期拆除。大楊國小乃在各級政府和民意代表的鼎力協助下，取得軍事部門之應允，於民國82年獲撥拆除兩座舊油庫後所遺留下來、近約2.5公頃的土地，遂再次遷建校園，俾避開先前位處於航道下的風險和聲害。

大楊國小業已於民國88－89年間次第建妥漂亮的教室，劃設美觀的校園，栽植青翠的草地林木，還掘建有一座寬廣的水池，並於90年10月完成全部的遷校計畫，比之四周建築年代已久的房舍，得謂是大楊地方最為新穎突出的大型建築物。從新校舍樓頂或毗鄰校區的台地高點，可遠眺清水平原和流經清水、大甲兩鎮之間的大甲溪，以及穿越台中縣西部地區的三號國道，乃至於直線距離約莫十公里遠的台中港，並可以和大甲鐵砧山、外埔高地（台灣省農會外埔農場所在處）相對望，視野極佳。

在文化界人士的爭取下，最後一座油庫得以被保存下來

早期聳立於台地上的巨大油庫，並未如同高樓、橋梁般地被引為榮耀的地標，還致使鄰近地方同被列入管制，而遭受到居民的嫌惡並視之為阻礙開發的巨瘤。孰

料物換星移，自民國78年軍方首度以廢鐵招標拆除油庫起，十年之間已有六座油庫「告別不存」了，庫體暨環繞油庫的方形防溢堤（兼圍牆）則皆已遭到拆除，地面上尚殘留有油庫的圓狀基址和防溢堤的正方形狀痕跡。

89年3月，軍方擬再將最後一座油庫拆除，惟在台中縣文化局、牛罵頭文化協進會等文化團體和地方各界人士，熱心舉辦活動以及募款之下，終於籌集了新台幣60萬元，向原得標之廠商買斷僅餘之油庫，並積極向國防部爭取移撥末座油庫土地予台中縣政府，亦獲國防部善意回應，此等努力終於讓油庫得以保存下來。現所保留的一座油庫，庫體外表有如勇士垂暮般的落漆鏽蝕，而繞建於油庫軀體外側的外環階梯也告搖晃鬆動；所幸，在防溢堤方面尚有將近八成的完好，欠缺完整之處乃朝南之一面有部分已告損壞，不再猶若當初雄霸一方似的展現其挺拔之英姿。

民國92年9月，交通部開始於中部地區興建國際機場，翌年3月正式啟用位於清泉崗機場西南隅之台中民用航空站，取代水湳航空站成為台中的聯外機場。故清泉崗機場已從原之軍用機場，轉化為軍、民航共用之機場，此一跨時代的轉變不僅是機場的歷史性轉折，亦可為包括台中、沙鹿和清水等城鎮在內的大台中地區，帶來嶄新的契機。

結　語

圖1　密長於大油庫周旁的相思樹林

圖2　高美濕地舊燈塔,塔頂燈具已拆除

於日漸重視文化之今，清水鎮在九年前便設立有一處「台中港文化園區」，現則又再接續設立「牛罵頭文化園區」、「油庫文化遺址區」，讓國人得以在數處各呈新、舊型態的文化區暢遊休憩，同時緬懷曾在高唱「反共抗俄」之年代，肩負著重要補給功用的舊油庫。年紀在半百以下的國人對這段鄉梓歷史或許了無概念，而年齡稍大的地方耆宿則也逐漸淡忘此一曾關乎越戰情勢的油庫事蹟。為免這段鄉史遭到塵封遺忘，筆者乃撰此拙文，冀能讓國人對這些曾影響清水大楊地方民眾生活型態近達四十年的油庫有深入的了解，亦喚起讀者對該鄉土史蹟的重視。

（陳文樹　文史工作者）

（陳正和　退休大學教授）

資料來源：

一、台中縣縣誌（民國40年—民國50年）

二、台中縣清水鎮鄉土誌（民國40年—民國50年）

三、台中縣大甲鎮鄉土誌（民國40年—民國50年）

四、台中縣清水鎮紫雲巖廟史

五、台中縣大甲鎮高美地方（高美里及周邊里鄰）文史工作室資料

六、台中縣清水鎮「牛罵頭文化址區」文史資料

七、台中縣鄉土軼事集（民國92年，台中縣政府文化局發行）

八、台灣的燈塔（財政部關稅局前身之「海關總稅務司署」發行）

九、台中縣大楊國小校史資料

十、中國空軍期刊（空軍總部發行）

臺灣文獻 別冊 30

歷史的・鄉土的・趣味的

編輯委員／吳學明 林美容 林呈蓉 林金田
林文龍 陳國棟 陳文添 黃富三
黃秀政 溫振華 廖志明 劉澤民
戴寶村（按姓氏筆劃排列）

發行人／林金田
總編輯／廖志明
主編／陳聰民
編輯／邱滿英 李榮聰
封面題字／林美蘭
美術設計／蕭淑薇
出版者／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出版地址／540－43 南投市光明一路254號
電話／049－2316881－407・403(分機)
傳真／049－2329649
郵撥帳號／21271761
戶名／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電子信箱／ljtz@mail. th. gov. tw
lcs2467@mail. th. gov. tw
印刷者／晉富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九月三十日

本刊園地公開，所載言論僅代表作者個人
本刊圖文， 非經同意， 請勿轉載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TAIWAN HISTORICA
◎本冊隨《臺灣文獻》季刊附贈，
若單獨購買，每冊定價40元整